

★ 編主音嘉黃 · 德嘉黃 ★

西風

期六一一第★年三十第

介紹歐美
人生社會



環球一周(上).....王虛中

羅其福故居巡禮.....黃嘉德

一羣醫學界的新救星.....盧慶威

費城的唐人街.....金永康

花生製羊毛.....劉祖洞

長壽祕訣的研究.....同高

好病人活得久.....陶若雍

剪枝(卡吞).....笨拙

甘地繼承人尼赫魯.....黃嘉歷

羅米爾的下場.....馬默然

廣島復生記.....黃嘉音

有家不歸.....唐牧

奴隸販賣.....藍萍心

丈夫心理學.....羅道愛

美國走私黑幕.....虛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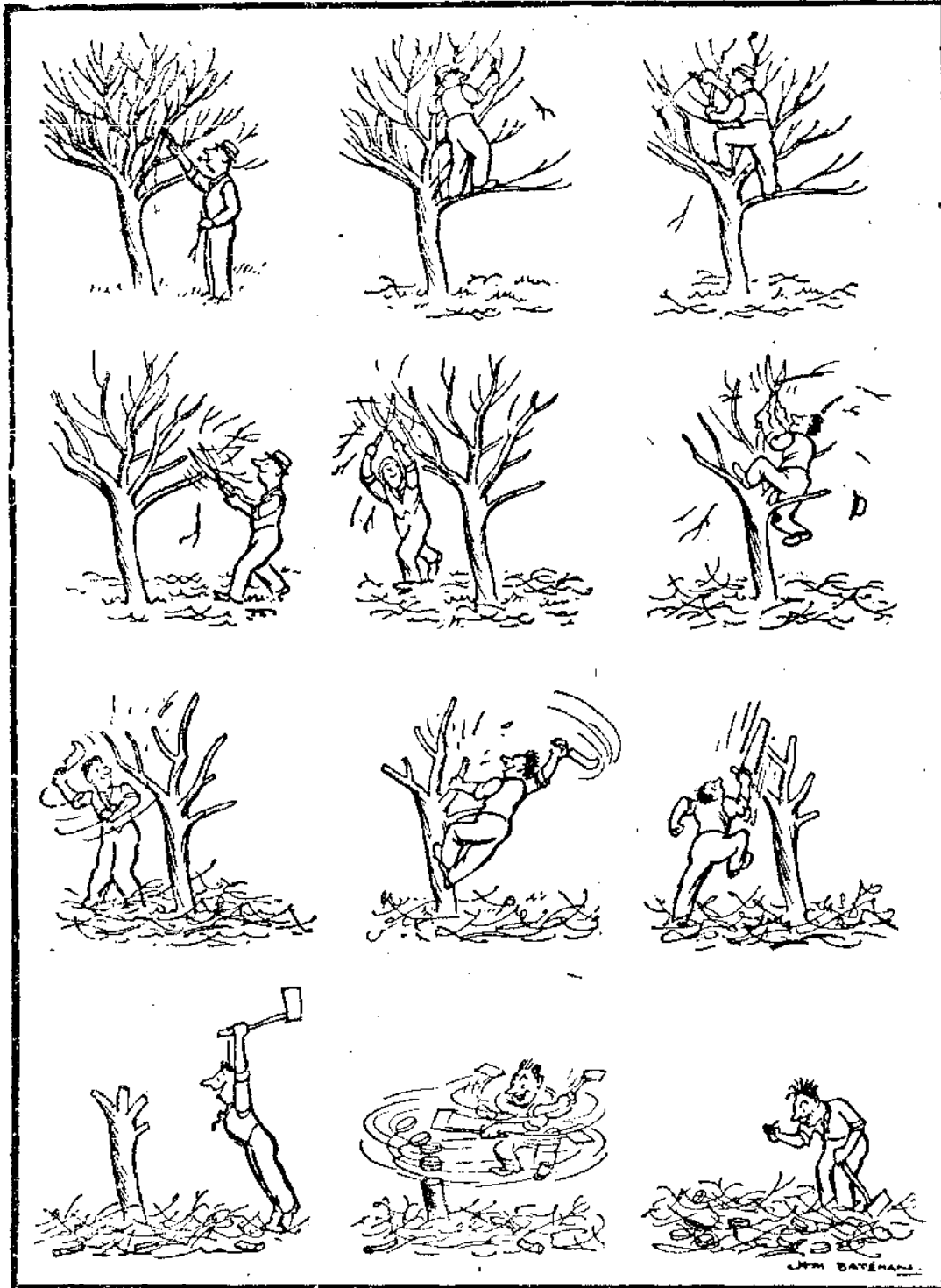
我化身為蒙哥馬利.....羅書肆

青春的火焰.....青雲

★ 號月三年八十三★

剪 枝

轉 載 自 笨 拙



西風月刊第一一六期目錄

剪枝(卡吞)……………(六七)

通訊·專篇

環球一周(上)……………王虛中

兜了一個大圈子……………(七〇)

羅斯福故居巡禮……………黃嘉德

一個偉大人物之家……………(七六)

費城的唐人街……………金永康

華僑薈聚之區……………(八一)

澳洲鱗爪……………郎丹里

海洋洲見聞……………(八四)

科學·發明

長壽秘訣的研究……………同高

科學上的大問題……………(八五)

花生製羊毛……………劉祖洞

把食物變成衣料……………(九〇)

醫學·生理

一羣醫學界的新救星……………盧慶盛

吞噬細菌的細菌……………(九一)

好病人活得久……………陶若雍

請與醫生合作……………(九三)

小西風

……………(九六)

傳記·人物

甘地繼承人尼赫魯……………黃嘉歷

印度的新領袖……………(九八)

羅米爾的下場……………馬默然

納粹將軍的結局……………(一〇四)

西風月刊第一一六期目錄

婦女·家庭

有家不歸……………唐牧

不幸的幸運兒……………(二〇八)

丈夫心理學……………羅道愛

認識你的良人……………(一一〇)

秘聞·逸事

我化身為蒙哥馬利……………羅書肆

一幕緊張的戲……………(一一二)

廣島復生記……………黃嘉音

原子彈廢墟上的嫩芽……………(一一六)

黑幕·暴露

奴隸販賣……………藍萍心

人口買賣的生意經……………(一一八)

美國走私黑幕……………虛明

明察秋毫的海關關員……………(一二三)

西風信箱

青春的火焰……………青雲

「標準情人」的苦悶……………(一二七)

難覓意中人……………家木東

我的擇偶條件……………(一二九)

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王秋月

不求上進的男子漢……………(一三〇)

由熱戀而姘居……………黃震

同居以後進退兩難……………(一三一)

編者的話

(封底裏)



★印度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天氣的炎熱和印人工作的遲鈍。

環球一周(上) 王虛中

磨難的序幕

一九四四年是我國抗戰最危急的年份，中原一戰我

軍由黃河邊一直退到川鄂邊境，南方衡桂失守後，不到一個月敵騎已迫近貴陽。那時全國震驚，雖然馬上就反攻上去，使前線鎮靜下來，但是人們的心理始終還是驚怯的。就是那年的冬天，我等着被派出國的機會。以步入中年的心境來迎着這個消息，當時是相當驚懼的。同時想起也許能夠壯遊全球，經過了短期的考慮，就冒險地踏上了征途。

我國西北冬天的天氣是相當寒冷的，冰凍要延到三月間才開始溶化，有時大雪紛紛地接連落上十天半個月。我就是在一派白茫茫的風景中離開了久居的甘肅，向陪都行進。同行除妻兒外，還有八位同伴。承蒙服務機關的優待，專包了一部客車給我們搭乘。人少車大，座位并不十分擁擠。司機很謹慎，車過秦嶺的時候，要我們下車步行，他再開空車下去。山脚下遇見了兩部剛翻不久的青年軍軍車，道旁鮮血殷紅，是敵人欠我們另外一種的血

債。我們以每天一百二三十公里的速度，在川陝路上早行晚宿，沿途盡情瀏覽了青松古柏濃蔭下的廟台子，綠波白沙漢水邊的諸葛祠，峯巒層疊的劍門七十二峯和迤邐數百里的張飛古柏碧雲廊，經歷了九天的辛苦行腳，到達了戰時指揮塔下的重慶。

重慶的氣候對西北說來是溫暖的，可是米珠薪貴的環境却溫暖不了窮公務員的心。家遠在贛江之濱，中間隔着敵人的鐵騎，無法歸去。在重慶一間不能蔽風雨，地下長着青草的斗室，月租和押租却要花費半年到一年的薪津，孩子的上學和醫藥都成問題。沒奈何只有奔向川江上游，託親戚照顧。川江小輪的擁擠，吵鬧，污穢和各種強欺弱，衆暴寡的事件，使我至今心頭上還存在着一個鮮明的印象。戰時的親戚也是在同樣的悲慘境遇中，不但物質上無法給以援助，就是秀才人情的精神援助也是極有限的。國內的欺侮生人是全國普遍的，費了近兩個月的時間，始終沒法找到一間房子，不得不長久寄人籬下。籬下在形容詞中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可是住過四川的人，想必能體會出其中的深味。出洋的朋友不但他們的家屬要命定受災難，他們本身也免不了要受皮肉的苦難。抽血，打針，翻眼皮，照愛克司光是份內的肉

刑。有些大夫給你打上問號，更不得不奔走公私醫院，探求究竟，或設法彌補。那時中央醫院在歌樂山，美國海軍醫院在上清寺，重慶市民醫院在市區，相隔幾里到幾十里，用公共汽車代步也得走上半天。美國人查得最嚴的砂眼和肺病，不知道是這兩種病特別難查，還是有些大夫喜歡開玩笑，今天說有，明天又說沒有。或是這個大夫說有，那個大夫又說沒有。有些同伴實在跑得可憐。好在在國內沒有走不通的路，有些江湖醫生居然能在短期內着手成春，患砂眼的變成沒有砂眼，患肺病的變成只有些石灰點子。我想那些外國大夫實在應該來中國留學的。似這種磨難也磨了近兩個月的時光。

等到身體沒有問題，各大使館簽好了護照，似乎可以榮行了。却又不然，今天說坐汽車到昆明換乘飛機去印度，明天說乘江輪去宜賓再換乘飛機，後天又說直接由重慶乘飛機飛印，大後天却又渺無音訊。似這樣顛來倒去又混過一個多月。奉召的時候是剛剛度過三十三年年的舊歲，轉眼却已經是柳暗花紅，踏入了三十四年的初夏了。重慶的流浪生活不是好過的。有些同伴剛從黔桂綫上退下來，窮的只贖了一套破中山服。有些從福建飛過來，飛機發生故障被迫降落傘傘下地，從敵人陷區中逃回來的，更是不名分文。白天啃着帶霉味含砂石的平價米，晚上睡在人家的辦公桌上，剛天明就要捲舖蓋的。我記得當時由經，交，農三部同案派出國的技術人員近千人，他們都是政府各機關的幹部，同時丟去他們的職務，讓他們在重慶街頭流浪四五個月，誰能說咱們的國家是一個人才缺乏窮困落後的國家。

丁江的逗留

四月的重慶已經有江南人天氣日初長的味道了，身上只贖了一套西北呢制服，再不走便只有光着上身出門。究竟天無絕人之路，正發愁間，出國的消息也就被確定了——由重慶起飛。別離的滋味是相當辛酸的，尤其那時局面只見險惡而不見光明，自己將遠渡重洋，走向不知名的去處。妻兒流落異鄉，沒有確實安身立命的場所和充足的生活費用。真是千般苦惱，萬種愁悶，蘊在心頭。

飛機的起飛訂在清晨，天未明便得奔向機場。重慶的晨霧是相當迷人的，三三兩兩的燈火高高下下地散佈着在山城，把平日的醜惡都給遮蓋了。街道上還有稀稀落落的夜行人，下珊瑚壩大坡人影已是幢幢地在候機室中徘徊着。六時過後起飛，乘的是運輸機，相當舒暢。四川盆地是紅土地帶，起伏不大。表面廣佈着梯田，正種着早稻，山光水影確是漂亮。沿途沒有大村落，三家兩家零落而居，遙望綠樹叢聚的都是。在宜賓機場略為停了一會，換機西飛。這段將過喜馬拉雅山駝峯。人數被減少三分之一。同時被警告須防天氣寒冷和機體震動，便和同伴借了一床棉被，并且準備了一個嗽水盅。機過宜賓後，便覺景色完全不同，只見層巒疊嶂，田地越來越稀少。飛機愈爬愈高，四邊僅見一片雲霧，震蕩相當劇烈，天氣也逐漸寒冷。上機時悶熱如進蒸籠，這時機被高臥，還是全身戰慄。飛機上下左右顛播，胃中難受至極。同伴說正過雪峯，沒法撐起來領略一番，至今引為憾事。胸部略定後，俯視已是印度的布拉馬普屈拉河上游平原，滿佈着密密叢叢的森林，道路河流，縱橫如線如矢，有紅瓦建築，片片點綴在其間。約半小時飛機降落，是戰時聞名的丁江機場。

印度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天氣的炎熱和印人工作的遲鈍。我

們那天到達了江的同伴不過百人上下，在機場警察所辦理登記和檢查物件，便足足辦了四五個鐘頭。我們整天不曾進過正式的飯食，也不會喝過一口開水，登記時的焦灼和等候是相當令人難受的。住處是一個我國遠征軍的軍營，距機場大約有五十公里，由美軍驅車前往。一路星斗在天，汽車在平直大道上飛馳，螢火虫成羣結隊，時常撲入車中，是國內難得遇到的景象。走了約一個多鐘頭才到達，星光下只見黑黝黝地一片竹林和隱隱約約的帳幕羣。一個小兵持燈前導，把同伴們分成八人一組，每組各佔據一個帳棚。棚相當大，當中一條過道，兩邊兩個大竹榻，各分睡四個人。營中相當寂靜，四野只聞風吹竹葉聲。棚內牛糞成堆，氣味很大，似乎許久沒人居住。事到其間，也沒法子，權且將隨身一個小包裹攤下，便跟着大眾到美軍管理處領取軍毯，蚊帳，刀叉，鐵碗，和驅蟲藥共一大包。當晚在留守副官處分得稀飯一碗，麵包一片，飲水一杯。吃過之後，淋浴一遍，倒頭大睡，開始了我異地遊歷的生涯。

軍營在印度阿森省境內，距我國邊境不遠，聞名的雷多公路起點的雷多鎮也相距不過數十公里。那時遠征軍已完全開赴緬甸作戰，此地改爲留守處，只有副官軍醫各一人，勤務數人，所以營中顯得零落和敗壞。我們因爲候船關係，被派在這裏暫住。日常飯食，完全由美軍照料。吃的是口糧，如餅乾，鹹肉，蛋粉，紅茶一類。天天吃來，極爲難受。附近有一個小鎮叫做敦敦瑪，是一個鄉場。逢場的時候，倒也五光十色，各種貨物都齊全，和國內西部的場場相差不多。平時生意很冷落，但也有十幾家鋪子出賣着雜貨和象牙雕刻品一類的東西。同伴們因爲在營中吃不飽，都紛紛朝鎮上發展，所有的牛乳，黃油和食品罐頭都被我們

購買一空。有些同伴索性買些大米和小鷄，叫小兵做中國飯吃。出了國門的中國飯似乎特別香甜。

我們到達軍營的第二天就馬上自動組織起來，一方面爲的是對外對內的接洽，他方面爲的是表示我們的身份和力量。我們藉着這個組織會解決我們的吃飯問題，飲水問題，和通信問題等等，不過不遵約束和不守秩序的同伴還是太多。有些人的爭先恐後，貪圖急功小利和太隨便太污穢的舉動和行爲，極使大多數的同伴感覺頭痛。我常常懷疑我們現代的教育只注重填鴨式的灌輸些知識和技能，而忽略了極重要的忠勇義俠的精神，不是一個大大的失敗。在國內因爲存着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心理，不是大智大勇的人誰也不能獨自拔出於污泥之中。一出國境便馬上有一個鮮明的對照，那無形的鞭打使我心上至今還感有餘痛。

阿森省是印度產茶區之一。廣大的茶園常常極目天邊還沒有止境。茶樹只有腰邊高，內中多半夾種果樹，縱橫成行，頗費經營苦心。那時正值採茶季節，男男女女的印人，頭上頂着竹筐，滿佈着四野，在茶園裏摘取茶葉。這些採茶人什九都是皮膚黝黑，瘦骨嶙峋。據我調查，這些茶園都是英人所有，一般的印人不過藉採茶爲生，稍爲富有的也不過保持一個極小的茶園。英人的房子是高牆大屋，週圍還有廣大的草地和花園，印人的居室好的不過是竹木構成的，壞的只是茅草所蓋，高僅三四尺，出入還要像豬狗那般的爬行。在別人覺掌下的生涯是萬劫不復的。火車站附近有一個很大的茶廠，茶葉的烘焙，製造，裝箱，打包一概都用機器，成品廣銷全世界。我後來在各地所喝的茶多半是印度茶。在國內我曾經看過贛北、皖南、閩北和浙西的茶園，像樣的茶廠還沒有看見過，就是茶園也是規模極小，不夠大規模製造的

條件。過去絲茶出口的光榮都漸趨幻滅，國家前途實在不可樂觀。

猿啼的淒厲過去只能在詩篇上去意味它。抗戰期中我曾深入貴州的苗區，穿過大江的三峽，走到嘉陵江的源上，雖曾看見若千的猿猴，却始終不曾聽過那悲哀的猿聲。不料這次在丁江軍營的拘留期內，夜夜都被那無數像小孩夜哭又像狼嗥的聲音所驚醒。在這國家殘破的當兒，自身又復流落異鄉，那聲聲的猿啼是特別動人心懷的。丁江機場在那時是中印緬戰區的一個大補給站，飛機的起落特別頻繁，白天不大覺得，一到晚上，只見那嗡嗡的機聲盪溢着耳鼓，機頭機尾的紅綠色電燈像明星點點，在竹林空隙中穿來穿去，景色的美麗常在我心頭上留戀着。印度的神牛是全世界聞名的，那昂首闊步的動物是任何地區都可以闖進的，就是熱鬧的通衢也不能例外。正因如此，在野外地區我曾見許多老弱的病牛沒人理會，似乎讓牠們自生自滅似的，即使少壯的牛也并不肥壯，熱帶的人們已經比較懶惰，牛又不做工作，這是什麼道理，使我始終不解。象和蛇也是印度的多產品，蛇的出現似乎很平凡，我們却常常大驚小怪地被嚇着。象不多見，可是象牙的雕刻品却大鎮小市的充塞着，大至一兩尺高的佛像，小至一兩寸的獅象虎豹，都是成千論百的陳列着，也可見象的繁多了。

在丁江軍營足足住了三個星期，中間迎着德國投降的消息，也曾興奮了相當時期。唯一的希望只想把日本趕快打倒。那時通信非常不便，只能向國內去信而不得着回信，檢查也很嚴密，動身的消息非到事前絕無跡象可尋。不過同伴們有的猜是在候大潮汛，果然月亮漸圓時，美軍就來通知去加爾各答了。

進 入 加 爾 各 答

丁江到加爾各答的距離大約是一千二百公里，乘火車需要走三天。美軍給我們預備的是專車，分兩批走。頭一天送走了第一批的同伴，第二天我們按照同樣的步驟踏上征途。印度的鐵路比我國多四五倍，在他們的經濟狀況中，可以說是相當稠密了。這些鐵路都是在英人殖民政策下修築的。由丁江到加爾各答是沿布拉馬普屈拉河和恆河兩平原上經過的，却出現了三種軌距，一種是一公尺，一種是標準軌距，一種是約一公尺七的寬軌距，所以要換兩次車。用不同軌距的鐵路行車是頗不方便的，除非是地勢的關係，改用窄軌來減輕建設費用，或是故意造成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分歧，以便控制土著的叛亂。英人素來以經濟政策聞名世界，我想他們絕不會在平原地區中故意建設不便的交通，事實上看出他們處處在防範着印人。印度的火車完全是英國式，各車廂不能互相通行，就是一個車廂內也分成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大小房間，佈置有橫有直，倒是相當別緻，坐慣本國的火車，實在感覺整扭。這種車座只有到站停車時方能更換，假使攜帶過多的行李，便根本不能換坐。車上查票也沒法舉行，一切工作都着重在站上，行進了也是好辦法之一。

專車是三等車，雖然全是木板凳，但是座位寬敞，人數又不多，所以能坐能臥，倒是甚為舒適。第一天經過的地方差不多全是茶園，在遙遠的北方可以望見喜馬拉雅山的雪峯，那一排屏風似的山脈，伸入雲際。太遠了，分辨不出雲和山的分界。假使地球上的自然障礙仍舊可以稱作屏藩的話，我想喜馬拉雅山是唯一存在着的萬里長城了。和鐵路平行的有一條相當好的公路，汽車

來往也很頻繁，其中軍車較多。還有一條油管隨着地面起伏，蜿蜒伸進緬甸和我國西南的昆明。沿路錯車的列車都是裝着軍需品，有巨大的坦克車，有大炮和機關槍，也有碩大無比的機器。一切都是向東奔流，來應付那正義的但是殘酷的打倒侵略主義的戰爭。火藥的氣味，處處都非常濃厚。沿途討飯的孩子極多，車一停止，便嘈雜不堪，從此可以看出印度社會的凋敝。

車上螞蟻極多，放在座位上的食物一會兒就被聚滿了，有時還爬到人身體上來，極爲討厭。那時我們每人都備有驅蟲油劑，沒辦法只有將油塗全身，再將油畫成圓圈，作爲食物的圍牆，頗能收一時之效。晚上就睡在座位上，每過車站停車時，都有人由窗口噴射DDT進來，驅除蚊子，又因爲驅蟲劑的功效，睡眠倒相當香甜。列車上掛了一節餐車，陳設和當時湘桂鐵路的餐車相差不多。一個月來吃的都是餅乾一類的乾糧，常常感覺索然無味。一旦吃着熱的飯菜，便覺味美無比。

第二天車行折向西北，在瀋陽站過布拉馬普屈拉河。兩岸車場軌道縱橫，密如蛛網。列車往來不絕，軍需品更堆如山積。軍隊經過，也很頻繁。車站旁邊設有招待站，供給軍隊茶水和飲食。飯菜包括白米飯，肉類，蔬菜，水果，質量均豐富。我們也被招待一頓，認爲相當滿意。回想我國軍隊過處，家家關門閉戶，求一碗白開水而不可得，如此想土氣轉變過來，豈非緣木求魚？

布拉馬普屈拉河是我國藏省境內雅魯藏布江的下游，河道寬廣，設有輪渡，供來往客貨轉駁之用。渡輪在千噸上下，佈置設備均佳。船採用明輪式推進器，古香古色。這種式樣現在除書本上外，很少在實地上看到，可見英人保守性的深。過河處兩岸山

花怒放，紅綠相間，風景如畫。渡輪上下都有成千上百的印人苦力爭來頂運行李，那種擁擠搶奪的形狀，和我國沿江輪靠碼頭時的情形相比，只覺得還要雜亂些。這都是反映着農村崩潰，人力流向都市，是工業世界中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必定發生的現象。

第三天在巴布第波站換寬軌車，到達時天還未明，酣睡不起，幾乎誤車。這裏是一個交通樞紐點，站房相當大，也設有軍隊招待站，我們被饗以咖啡和點心，使人興奮和感謝。由此到加城一路都是水田，農村和地貌都和我國江南差不多。車道順直，車行迅速。接近加城幾十里地中，工業頗發達，飛機汽車的交通輕便，隆隆之聲，震人耳鼓。火車穿過城區達十多分鐘，只見街道縱橫，房屋高聳，我們在抗戰時都是在西南西北邊區工作，到此耳目爲之一新。

加城是印度第一大城，和我國上海地位相似。我們一身丘八制服，到此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裝備自己，其次就是要飽一飽口福，新鮮的荔枝，魚，蝦，冰淇淋莫不大嚼而特嚼。街上車水馬龍，不減十里洋場氣派。英美人士在市場上出現的特別多，他們對於街上神牛（即普通牛）多半停車相讓，對於印度婦女，特別禮貌週到，處處表示尊重地方習慣和風俗，是進步的殖民政策。我國華僑在加城經商的很多，一部份都集中居住在所謂中國城內。裏面全是曲折小巷，狹窄又兼污穢，除雜貨舖外，金店最多。戰前西南各省盛行的圖拉，大半都由此地轉運過去的。到加城的時候已是初夏，白天溫度在百度以上，隨便行動便是滿身大汗，因爲停留僅兩天，除了乘馬車在市內週遊一圍外，對於加城的印象實在不深。

印 度 洋 上

加城港埠不寬，却是滿河帆檣林立，巨艦艘艘，一片戰時的油灰色把河面都全給遮蓋了。我們被指定登上一條藍灰色的運輸艦，後來才知道叫做格李勒將軍號，約一萬五千噸。戰時一切被禁制，碼頭上沒人搬運，一大半都是孱弱書生色的我們，雙手提着沉重的行李，好容易由水面一步一步地踏上五六層上的船面，又被打下最下一層的艙位裏面去。那時紅日當空，炎熱異常，一個個揮汗如雨，不容任何人喘息着。當床鋪找好，行李放下之後，不由得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船上裝的都是放假回家的美國大兵，個個都是袒胸露體，我們也隨着解放，嗣後來往各處都只穿了一條短制服褲，頗合胃口。

啓行的頭一天時時停輪，因為運河中水淺候潮的緣故。第二天才正式入海。水色初為碧綠，後轉深藍，一望水天相接，浩浩無際。大海中雖風微浪靜，但船上仍不免顛播。初次航行總不免頭眩心煩，臉色轉變，靜睡方覺安適。吃飯也不敢盡量，生怕嘔吐，其實膽子越壯，吃飯越多，越不會嘔吐。心裏存着懼怕，便什麼也不行。嘗聞前人遊記說到印度洋上風濤不小，此次坦然而過，頗為幸運。中途只在錫蘭島的亭可馬里港寄碇一天，港內羣山如飄浮海上，或高或低，或圓或突兀。山上林木青葱，間雜有建築物。想像中的海上仙島，差足相比。港道頗為曲折，軍艦密集，相當雄偉壯觀。

在船上因為是免費乘坐，全體同伴們也要攤派工作。最初被指定將千百箱的洋芋由艙底經五六層甲板抬到船面，同伴們都是斯文一脈，其中更大半是政府的中上級幹部，做到半途便停頓

了。當天晚飯因為排隊稍遲，便被罰取消用飯權，嗣經交涉方得最後進食，這是在船上受侮辱的第一次。這個問題包括兩層意義，第一點是我們心理中存着一種士大夫階級觀念，不屑於做粗事。第二點因為平日養尊處優的緣故，身體日趨孱弱，根本沒有力量做粗事。這兩點實在是互相關聯的，士大夫觀念不打破，我國社會上永遠存在着的一種寄生蟲階級，也就永遠地得不着人類平等。同時這一層統制大多數的人民的階層本身不強健，也就表示整個國家沒有辦法達到強健的地步。

這次搬洋芋的工作是以志願的方式向同伴們中徵求的，結果因為應徵的人不多，工作便感覺吃重，終於於沒法繼續。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固然是做事的不對，可是一般同伴們對大眾的事不能熱烈維護，反抱着見危不救的態度，實在應該負更重的責任。這件事又反映着國人對國事同樣地不關切，讓少數沒有充份學識和經驗的執政者控制着國家的大事，因此演變到今日的地步。此後如果要國事走上軌道，必定要全體的國民奮勇地自願地拿出責任心來，共同鞭策國事的進行，那麼國家才有光明的前途。

黃 嘉 音 啓 事

鄙人業已辭去上海市書商業同業

公會理事之職，謹此聲明。



★海德公園一日遊

羅斯福故居巡禮

黃嘉德

——西遊寄語之十四

(一) 小引

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在美國政治上活躍三十年，由海軍次長而紐約州長，由紐約州長而美國總統，成爲世界大政治家之一。他由一九三二年不景氣時代至一九四五年德國投降前夕，蟬聯四任總統之職，任期之長，在美國史無前例。他在國內推行新政 (New Deal)，在國際間促進民主國家的合作，對於近代政治及國際關係影響之大，不言而喻。近年來各方對他的政績頗多非議，例如新政限制資方利益，鼓勵勞工運動，結果使今日美國工會勢力過於膨脹，工潮澎湃，了無已時。又如國際會議中，爲圖政治上便利，不惜犧牲第三者的利益。這些政策上的措施，確爲羅氏政績之疵。不過關於羅氏在政治上的功罪，見仁見智；蓋棺論定，尙有待乎將來歷史家的一番總評價。無論如何，羅氏是不失爲二十世紀國際政治上

的偉人的。

羅斯福故居在紐約州的海德公園 (Hyde Park)，一九四五年羅氏逝世之後，即歸美國內政部管理，爲國家史蹟之一，公開供人參觀。我在美國一年，將作歸計，特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忙裏偷閒，驅車前往作一日遊。在羅斯福故居及羅斯福圖書館盤桓數小時，稍有收穫，不可不記。

(二) 由紐約城至海德公園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半由紐約城出發，同行者爲洪聲華兄伉儷，海上名音樂家黃永熙兄及其妹穎儀小姐。汽車由聲華兄駕駛，沿亨利赫特遜公園大道 (Henry Hudson Parkway) 北進。是日也，天朗氣清，驕陽炎威已歛，頗有秋意。汽車過容克茲城 (Yonkers) 後，駛上鋸木廠公園大道 (Sawmill Parkway) 及達康尼州立公園

大道 (Taconic State Parkway——羅斯福任紐約州長時所築造，為美國最早公園大道之一)，兩邊綠草如茵，樹木蒼翠欲滴。過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故鄉達里鎮 (Tarrytown) 後，公路沿山而築，變化漸多，時高時低，或彎或直。會有數次，汽車駛至高處，俯望前面公路，筆直平坦，來往汽車魚貫駛行，宛如螞蟻成羣結隊，蠕蠕而動。車過克魯頓壩 (Croton Dam)，即新克魯頓蓄水池 (New Croton Reservoir) 所在地。池大數十方哩，一望無際，乃供應紐約城九百萬居民自來水的泉源。近午飢腸轆轆，汽車停在道旁，席地而憩，吃了幾片可口的夾肉麵包，喝了幾杯冰凍果汁，精神為之一振。重上汽車，駛達浦基波西城 (Poughkeepsie)，下午一時半，到達了目的地。

(三) 羅斯福故居一瞥

羅斯福故居及紀念圖書館均建在一個大花園裏，由美國內政部國家公園股管理，入內參觀，收費美金五角。這天值星期六，參觀者肩摩踵接；我們在羅斯福故居大門口排隊，等了約一刻鐘，才入室內。樓下大廳壁上滿懸羅氏所珍藏的船舶照片。羅氏自幼即對海洋發生濃厚興趣，喜集各種船舶照片及模型，任海軍次長時代，凡百設施處處顯示其對航海及海洋的豐富知識，頗使專家們驚奇，而事實上這種知識有一大部分是由這種好癖得來的。大廳左邊

有一大玻璃櫥，藏有海德公園一帶四季各種鳥類標本，係羅氏少時所獵獲而親自剝製者。餐廳置一大圓桌，椅子四把，佈置甚為簡單。隔壁為正式客堂，天花板上懸一大玻璃燈台，頗為別緻；燈台來自德國突勒斯登城，故此室取名突勒斯登室 (Dresden Room)。室內有幾櫥中國瓷器，係羅斯福夫人所珍藏者。據導遊者云，這些瓷器異常名貴，非有重要宴會時不用。鋼琴上擺着十幾幀各國皇族贈送羅斯福夫人的照片。左邊大廳為起居室及圖書室。火爐架上懸有羅氏祖宗的油畫。廳中除數只沙發椅外，有兩只古色古香的高背皮椅，據說是羅氏任紐約州長的時候常坐的地方。

二樓有兩間招待貴賓的臥室，英皇喬治六世，英邱吉爾首相，坎拿大麥金奇首相，英后伊麗莎伯，荷蘭女皇威赫敏娜，均曾在此過宿。左邊為羅氏臥室，旁有小室，所懸衣服保存羅氏生前原狀。輪椅一只，為羅氏常用之物，因為羅氏少時患小兒麻痺症，終未完全復原，行動不便。隔壁為羅斯福夫人臥室。另有一室為羅氏誕生之處，室外銅牌上刻着羅氏父親當日所作日記摘句：「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今晨八時三刻我的莎利 (羅氏母親名字) 養了一箇寧馨兒，重十磅。」參觀者每喜在此多留片刻，欣賞這富有歷史意義的房間。此外有臥室二，一為招待親戚朋友之用，一為羅氏少時臥室。三樓不開放，據導遊者云，上有臥室三間，兒童遊戲室一間，育兒室一間。

羅氏故居前有大草場，後面樹木蒼鬱，俯望山谷，一片碧綠，遠處赫特遜河 (Hudson River) 蜿蜒如帶，在秋陽下閃爍發光。風景幽雅，令人神往。人傑地靈，實非過語。

(四) 羅氏墓地憑弔

羅氏墓地在故居附近。墳墓為立體長方形，以白色大理石造成，長約十呎，闊約六呎，高約六呎。墓上刻有英文兩行，上為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 (「富蘭克林羅斯福，生於一八八二年，卒於一九四五年」)；下為 "Anna Eleanor Roosevelt, 1864—" (「伊蘭娜羅斯福，生於一八八四年，卒於——年。」) 這麼一個簡單樸素的墳墓就是一代偉人長眠之處。遊人紛紛在這塊草地附近憑弔，流連不忍遽去。想到我國歷代帝王顯貴的陵墓總是造得那麼華麗巍峨；殷富之家輩起效尤，一個人只要有過一官半職，其子孫便大動土木，把他的墳墓建築得又宏偉又考究，以示孝思之篤。這種以死人為中心的過份鋪張的舉動，造成奢侈的風尚，確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看到這塊樸實無華的羅斯福墓地，真令人感慨無已。

(五) 紀念圖書館與博物館

前行數百步，即至羅斯福紀念圖書館。這所圖書館的

建立是有一段值得一提的歷史的。羅氏生前認為在他任內所有的書信和檔案應該妥加保存，以供世人參考。於是他把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搜集起來，包括公私的書信，海軍方面的文稿和照片，藝術品，美術圖照，他的演講辭的留聲機片，他任總統期內的重要事件的電影紀錄，以及他一生所攝的有意義的照片。他把這些材料獻給國家，並捐出海德公園面積十六英畝的私產，以為建築相當房屋之用。美國國會於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八日正式接受他的獻議，並決定建立一所「羅斯福紀念圖書館」，為聯邦政府事業之一。美國人民集資建築館屋，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四日舉行落成禮。

圖書館落成之後，羅氏便開始把白宮裏一部分檔案，他私人的藏書，以及其他材料運送過來。到他一九四五年逝世時，重要的圖書文件大都均已送來保存。在他逝世之後，他的家屬和僚屬又把其餘的材料運送過來。所以目前這圖書館所珍藏的關於羅氏的材料頗稱完備。這些材料已由政府特派的檔案專家加以選擇，整理，編輯，排列，以供政府官吏，作家，學生，及其他有心人士的觀摩參考。走進圖書館大門就到附屬博物館的展覽廳，其中陳列品均為羅氏私有物，包括美術品，紀念品，及總統任內由各國政府首要及社會人士贈送的有趣味有價值的禮物。在東邊的壁上懸着一幅與人身一樣大小的羅氏油畫肖像，為名畫家胡佩爾 (Salem Hubbell) 於一九三五年所繪，色

澤調和，栩栩如生。擺在油畫下的玻璃櫃裏的是一本出版於一六八六年的荷蘭大聖經。這本聖經富於歷史意義，因為他兩任紐約州長，四任美國總統，在就職典禮時均用之。聖經展開之頁為「新約」「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第十三節：「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And now abideth faith, hope, charity, these thre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charity."）這個經句是他在一九三三年親自選擇，每次宣誓效忠國家時所用者。

東邊沿壁有兩個玻璃櫥，滿藏羅氏生平所集的各式船舶模型，各國古錢銅幣，及各式各樣的徽章。有子彈一顆，為羅氏一九三三年就任總統前夕在邁亞米（Miami）被暴徒暗殺未遂，擊中其身傍的衛兵者。

東部當中大玻璃櫥藏有我國藝術品甚富，例如印石名產；飾着玉璽的中國摺扇；我國古代指南針及日規；象牙雕成的中國帆船等。有一座中國計時表以象牙製成，雕工精巧，內有硬石二十五顆，係上海鐘表巨匠傑作，最為名貴。玻璃櫥另一邊所陳列的則為各國政府首要贈送羅氏夫婦的禮物，包括一套金邊的瓷器茶具，幾個水晶花瓶，一個銀壺，一個金製墨水池，和幾條金鎖匙。

西部當中大玻璃櫥所藏者大抵為近東及非洲各國禮物，例如阿比西尼亞皇帝瑟拉西（Haile Selassie）在一九四五年羅氏於雅爾達會議回國途中所贈的金製地球；摩洛哥

哥蘇丹薛特摩罕默德（Sid Mohammed）在一九四三羅氏參加卡沙勃蘭加會議時所贈的小彎刀，其刀柄係以獸骨鑲金製成者；沙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國王伊因沙特（Ibn Saud）於一九四三年所贈純鋼短劍，劍柄上及劍鞘上鑲滿小金鋼鑽及珠寶。

南部沿壁幾個小玻璃櫥陳列羅氏重要演講原稿多份，內容以打字機打出，而由羅氏用鉛筆親加改正，頗值得研究。最有意義的一篇是羅氏逝世前數小時所修正的無線電廣播詞，準備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傑弗遜總統紀念日宴會席上發表的。這篇講稿的最後一段經羅氏用鉛筆修正，原文如下：“The only limit to our realization of tomorrow will be our doubts of today. Let us move forward with strong and active faith.”（「我們今日的疑懼將是實現我們明日的期望的唯一障礙。讓我們抱着堅強而活躍的信心向前邁進。」）這兩句積極性的警語竟成爲羅氏給美國人民的最後遺囑！

在近這些原稿的壁上懸着幾張歷史性的照片，有一張是羅氏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廿九日離華盛頓前往喬治亞州溫泉（Warm Springs）所攝的照片，爲美國當局正式公布的羅氏最後肖像；還有一張是羅氏的溫泉別墅——別名「小白宮」，爲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羅氏逝世之處——的照片。

南部及西部沿壁尚有幾個玻璃櫥，陳列着羅氏的家庭

照片，紀念品及文件。有兩件嬰孩衣服是羅氏夫婦幼年參加宗教命名儀式時所穿者。有幾張文憑是羅氏夫婦先後得歐美各大學名譽博士學位的紀念品。有一個櫥專藏羅氏私人用品及紀念品，如戒指，手表，徽章，烟盒，會員證，日記簿，照相簿，學生時代獎品，大學時代照片之類。

羅氏對海軍深感興趣，終身研究海事，孜孜不倦，船舶模型及海軍油畫及照片搜藏甚富，有一部分即在隔壁的海軍陳列室展覽。最惹人注意的是數百個各式各樣的船舶模型，由中國運鹽帆船及阿拉伯式帆船至現代戰艦及潛水艇，應有盡有，洋洋大觀。

毗鄰的「總統室」(The President's Room)是參觀者最喜流連停步的地方，因為這個房間很親切的表現着羅斯福總統的素養和趣味。房中有書檯，沙發椅，茶几，鮮花，滿架的圖書，壁爐，幾件古董，以及懸掛在壁上的幾幀大油畫和照片，陳設簡單而雅潔。這個房間是一九四一年圖書館開幕之後羅氏親自佈置的，而且每當他回到海德公園小住時，他總是在這裏閱讀圖書，整理文件。第二次大戰期間，羅氏曾與各國首腦在此舉行過數次的國際會議，也曾在此做過數次的重要廣播。

地下室有兩個房間，一間陳列着羅氏家族許多年代所用的車輛，由一八二七年羅氏祖母結婚時所乘的馬車，至羅氏親自駕駛的一九三六年福特汽車。另一間陳列着羅氏從政期間由國內及世界各地人士贈送的稀奇古怪的禮物。

頗饒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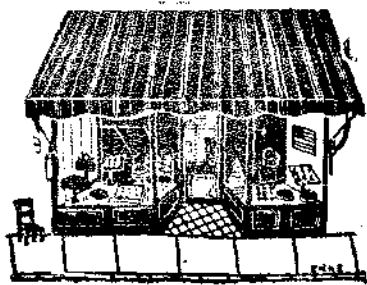
圖書館開放日期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參觀者均可免費入內；但如果想參考館內所藏的圖書及文件，則須先與負責人員接洽，得其允許。館中所藏文稿大抵為羅斯福任總統期間的各種文件檔案，卷帙繁多，達數千立方呎。這些文稿為推進新政和二次大戰時期美國政府動態的重要紀錄，富有歷史價值。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有關材料，包括羅斯福夫人的白宮信札，羅氏任紐約州參議員，海軍次長，副總統候選人，紐約州長，及總統候選人期間的信札與文件，美國海軍歷史，和由各方所供給的關於羅氏私人生活，好癖，家庭背景等材料。

館中藏書在四萬卷以上。羅氏自幼即喜搜集關於歷史，經濟，政治，旅行及其他科目的圖書。任總統之後，他又由作家，出版家，及許多相識和不相識的人士得到贈書。除圖書之外，館中所藏關於羅斯福及其家庭的照片，電影和留聲機片，亦極豐富。

在圖書館內巡視一週，覺得這不但是研究近世政治和歷史者，作家和學者們參考的寶庫，而且也是羅斯福最有意義的紀念品。

在暮色蒼茫中離開了海德公園，腦中留下一些不可磨滅的印象。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於返國途中



★他們自知是沒有前途的，所以願意老就在此處，只是因為這異國的環境較易使他們生存和溫飽，此外還有甚麼祈求呢？

費城的唐人街

金永康

——美國通訊

美國至少有七大都市是華僑集中的地方：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波斯頓，紐約及費城。在七大都市中都有「唐人街」這個特殊區域。在這個區域中，華僑有自創的事業，有集團，有組織，且出版華文報紙。舊金山一埠（華僑稱為「大埠」），擁有華僑六七萬人，所以舊金山的「唐人街」，就自成了一個小社會——一個大城中的小城。

費城的唐人街似乎是七個著名的唐人街中最小的一個（雖然費城是美國的第三大城）。華僑才八百餘人，區域也小得可憐，只是偏處在賽馬街（Race Street）第八街至十一街之間。賽馬街是費城最糟糕的一條街，居民是娼妓，賭徒，流氓，酒徒，猶太浪人及吉普賽人；是高貴人士不屑一顧的地方。我們的僑胞却偏偏聚居在這富有色彩的區域裏，不免是我們國家的一種恥辱。

華僑到費城的歷史很久。遠在一八六二年，就有一個美國商人帶了兩個拖辮子的中國人到這兒來展覽，給新大陸上的人士一開眼界。這兩個可憐的中國人就像野獸一般地給人欣賞，研究。那位聰明的美國商人却因之而發了一筆不很小的財。此後，華僑絡繹而來，在賽馬街的一隅建立起他們的家，算來至少有七八十年了。

美國人口局統計，二十年前費城就有華僑五六百人，至今還不大增加。原因是：華僑很少能精通英語，在費城活動的範圍離不了賽馬街，此其一。華僑的職業大多歸入飯店，洗衣作，古玩舖及伙食店四類，這四類商店在大都市中需要量還是有限，此其二。美國的歧視相當厲害，華僑除非有特殊的天才或相當的學問，輕易不能在白種人創設的企業中找職業，此其三。華僑中辛勤工作，小積資產者，很多買棹回國，在家鄉買下地田房產，過着舒適的

寓公生活，此其四。同時，一待華僑青年達到成年之後，發現費城並無發展的希望，就相繼奔趨舊金山，紐約等華僑有創業機會的地方去謀生。留下的都是一羣老年人。中年人及小孩子無聲無臭地生活下去。

每當黃昏，華燈初上時，就有消瘦黝黑衣衫不整的中年華僑在唐人街左近躑躅，講着台山鄉音，口含老金牌香烟，顯出相當萎頓的神情。因白種人在歧視他們，很自然地使他們養成一種自卑的心理，平時很少和白種人接觸，且害怕和白種人交談。他們的世界太小了，所以益發使他們感到孤獨和無依，更因之而使他們變成冷酷而無人性。偶然看見一個中國來的學生，他們只是似招呼非招呼地撇齒作一個苦笑，他們自知是沒有前途的，所以願老就在此這裏，只是因為這異國的環境較易使他們生存和溫飽，此外還有什麼祈求呢？

費城華僑最理想的職業是開飯店。因為飯店生意好，又本輕利重。在小小的唐人街中就有十一二家中國飯店，門前掛滿了「真正中國菜」的霓虹燈招牌，使這黯澹骯髒的賽馬街添上一重光彩。美國人喜歡中國菜的相當多，就是平時嫌惡中國人的美國高貴人士，爲了想一嘗中國菜的美味，也不惜掩了鼻子，到唐人街來吃一盆雞絲炒麵，然後抹抹嘴，嘖嘖稱讚地回去，所以飯店老闆，一天到晚都咧開了嘴在笑。是的，因為飯店生意好，而使他們變成富有，他們的笑是很自然的。

我所熟識的飯店至少有兩家。一家叫「南華」，老闆姓李，是一個五十餘歲髮鬚斑白的老人，到美國已經近四十年了，他有三子二女，都受過大學教育（在華僑羣中這是超水準）。他店裏的廚司，侍者和管賬都是他的親戚或子弟。老闆自己在顧客多時還兼充侍者。他家教很嚴，兒子在課餘或工作之餘都得責令穿上號衣當侍者。他只能講幾句簡單的英語，所以美國顧客大多由兒子們招待。因為他出身窮苦，使他訓練成刻苦耐勞的習慣。這麼大的年紀，自早上九點鐘上班，一直工作到翌晨三點鐘關門而不感到疲倦，生意清時他幫茶役包餛飩或春卷，晚上他還得親自用算盤結賬，他每餐吃飯老是一碗光麵，只一次看見他和兩個兒子共餐，吃二菜一湯的飯。據說他是費城華僑中最富有的一個，可是竟過着如此清淡樸素的生活，是誰也不會相信的。

另一家飯店叫「頂好」。老闆姓劉，因為碰到時老和他聊天，他簡直成了我的朋友，我在「頂好」吃飯，可付出和他人相當的代價，而得比較豐富的菜肴。他年已四十五，是十六歲那年隨了叔父來美國的。初來時在紐約一家飯店中當小使，週薪僅十五元。因他懂得積蓄，三十年的奮鬥使他成了小康。目前他除了在費城開設「頂好酒家」之外，還是兩個夜總會的股票及經理。他自知學識不夠，在工作之餘進夜校攻讀了三年，所以英文還說得上口，中文信也寫得很順通，算是華僑中的一個智識份子。他很

愛國，說一待國內局勢平靖之後，他一定攜同家眷回國。且說受外國人的氣也受够了，中國人應該在中國發展。他的太太在國內受過小學以上的教育，平時就教導子女們攻讀中文教本。比起其他華僑訓練子弟學習滿口洋文，不說半個中國字，真是難能可貴了。

★ ★ ★

定戶公鑒

(一)本社茲應多數定戶要求，自即日起恢復短期固定定閱辦法，每次仍以定閱三期為限。定閱價目按基價乘本社書價倍數計算(郵包費另加)，隨時調整，一律以款到時為準。西風三期基價三元，家三期基價二元四角。(二月二十五日之書價倍數為六百)。如來款不敷定閱三期之用，則按款額折合一期或二期。近來物價波動頻繁，惠款時請酌量放寬金額，以免款到時不敷定閱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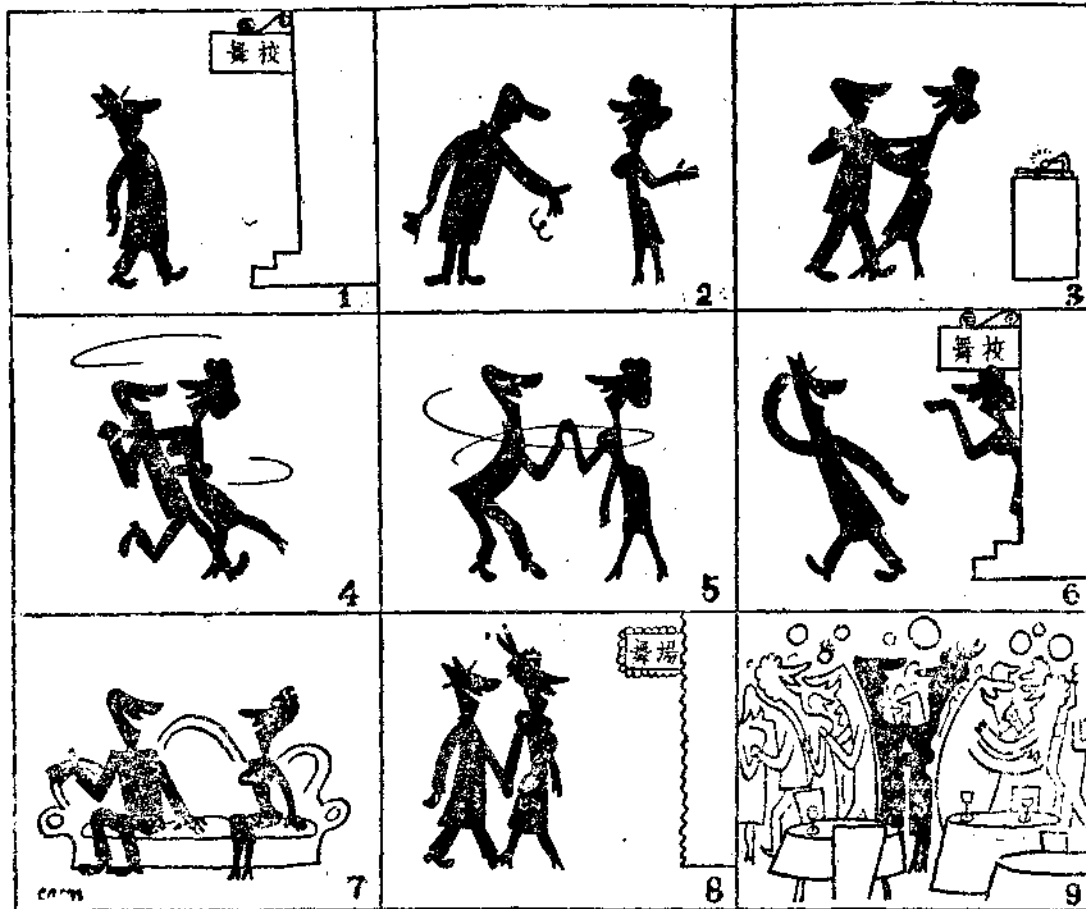
(二)郵資自二月二十一日起，每月將調整三次。本社為免除不斷向定戶催補郵資之煩，特請定戶諸君隨時注意郵局所公佈之新價目。掛號寄遞『西風』或『家』一冊，郵包費與寄遞掛號函件一封相同。每次郵資調整，本社不再另發通知，請定戶計算差額後，自行補下。否則唯有改為平寄，或按價折扣書刊。

平寄免收郵包費。

西風社
家雜誌社 同啟

用舞無地

轉載自星期六晚郵





澳 洲 鱗 瓜 郎 丹 里

— 澳 洲 通 訊 —

澳洲有多種宜人的天氣。這裏有長滿椰子樹的木曜島，金曜島和日曜島，有出名多雨的東北部，又有着天然溜冰場的南方。

有着不同的氣候和土地，就有各種的農產品，東北部出甘蔗，在那裏，政府是規定不許種稻麥的。澳洲出產牛油很多，但因政府將大部份牛油運往他國，以致澳洲人祇能配給到不十分足用的牛油。

澳洲華僑的待遇，由於二次戰後祖國地位的提高而好得多了。連澳洲人也羨慕華僑配給得到的米，他們頂喜歡中國人請客的飯菜。

澳洲工人的薪金是由政府規定的，不論是國營的或是商營的，薪水都照年齡遞加。在小城市裏幾乎沒有找職業的麻煩，可隨意進入任何職業部門。少年們在小學（八年）畢業後便找工作做。

在澳洲，足球（Fubby），板球戲（Cricket）和網球，是和中國的足球，籃球同樣的盛行。從大城市到小村鎮都能聽到或看到賽球的消息和比賽。每年一度的墨爾鉢

杯（Melbourn Cup）賽馬舉行時，無線電廣播着出賽時的情形，可以在各城市的大街上聽到。小城市遇到賽馬時，甚至全市停工休息。

澳洲無線電台裏廣播的故事演講，都以話劇方式演出。配音極為完備，和聽一場電影差不多。

澳洲人喜歡業餘消遣。年老的種植花草，參加全市「花園美」的比賽。年青的（小至十六歲）有獨自建造二十四呎長的遊艇（漁船），以供暇時遊樂之用。也有自製傢具和模型電動火車、汽車等等作為玩藝的。

他們以二十一歲為自立的開始。十八九歲的少年比十三四歲的中國孩子還要活潑些。十五六歲的少年已開始追求異性了，但少有在二十一歲以前結婚的。大部份的少女都喜歡找大上六七歲的男子結婚。

澳洲人的階級觀念很淡薄。不論具有那一種技藝，都被認為高尚的職業。汽車修理工人和銀行大班的外表都是一樣的。還有一點可嘉許的是：富家子弟也喜歡從低處做起，汽車行經理的子弟也要先賣一年汽油才得逐步高陞。



★魚類不因老而死，樹木也不，
那末，為什麼人會老死呢？

長壽秘訣的研究

同高

美國科學進步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的西屋教育基金 (Westinghouse Educational Foundation) 曾舉辦了一次雜誌文章的競賽，下面這篇文章便是從一百〇二篇中間選出的最佳作。作者因此而獲得了一千元美金的獎。原文載於『科學的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 雜誌一九四八年六月號，原題是『老年的生物學』。此文節譯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號科學文摘。作者弗洛倫斯·摩格博士 (Dr. Florence Moog) 曾在好幾家報紙上發表過作品，目前在華盛頓大學從事生物學的胚胎學研究。

死，並不見得是普遍的一條自然定律。生物學家觀察到，雖則『凡人都是要死的』，同樣的原則却並不適用於一切的生物。已經有很多的例外情形，足夠激起『科學能知道怎樣延長人類壽命』的希望。

譬如，看那魚類吧。魚類並非不死的。牠們的壽命受原始性危險的限制，這種危險在深水中不見得比在叢林中更少。

有些魚類因神秘的中毒而死亡，例如去年威脅弗洛利達州 (Florida) 海岸的所謂『紅潮』 ("red tide")。有些因為有侵害牠們內臟的寄生蟲而束手待斃，有些則被那種生有銼齒的沼地魚鑽進了腰腹，漸漸地活活被吞噬。

大多數魚類毫無疑問的，在牠們較大同類的牙床間喪了生。可是魚類卻不會因衰老而死。

魚類不因老而死，是因為牠們并不愈長愈老。其實，就生理學的意義而論，沒有動物是愈長愈老的。在生長着的機體總是年青的。只有在身體達到它成熟的體積時，那是生長停止了，我們才開始看出那種變化，使我們覺得那是「老」的徵象了。

但是大多數魚類並沒有成熟的體積。年青的魚愈長愈大，愈長愈強，只要牠活着不死的話。

雖然許多魚類的年齡可以從魚鱗上的年輪而知道，要決定那些才是魚類中最老的份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所以難怪我們無法確定地說，魚類能活得多久。我們最好的證據告訴我們，有一些比較著名的淡水魚——梭魚、鯉魚、鯰魚——有活到近一世紀壽命的。至於深海魚類所達到的年齡呢，就幾乎毫無所知了。

要決定生物的接近不死究竟能達到怎樣的程度，植物比較動物能供給我們更好的資料。這我們得感謝牠們那保持不移動的習慣。當然有些植物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發展，也會失去牠們年青的生長組織，因此不久就死亡的。

但其他的總是每年生出新枝嫩芽而繼續生長，這一類植物除非因病或缺乏養料，或受凍或風暴而結束生命，否則總是活下去的。許多許多樹木活到了幾世紀，有的竟可以活到幾千年之久。

唯一真正不死的倒的那極微細的單細胞有機體——藻類、菌類、和原生動物。這些微小的有機體生長到一個

最大的體積時，就分裂為兩個相同的個體，平分了母體的原形質。

這些子女的個體呢，如果情況良好，就生長和分裂，再生長和分裂，一遍又一遍。牠們的生長既然沒有限制，因此這種生物有許多從來遭不到「自然的」死亡。

耶魯大學的伍特魯甫 (J. I. Woodruff) 養了一個原生動物培養液，在一九四三年時已完成了牠繼續生長的第三十七個年頭。在這時期中，牠經過了二萬代。當然并非所生出來的個體都能活下去的；果真這樣的話，如果要容得下牠們，整個地球表面還嫌太小哩！

若給以繼續生長的條件，即使是平常要老死的生物，也會將青春保持到遠超過牠的正常期限。一九一二年時，下萊爾 (Alexis Carrel) 在洛克斐勒學院 (Rockefeller Institute) 把小雞胚胎的一塊心臟組織拿了下來，浸在由胚胎所提煉的食物營養溶液中。不時地加以整理，并且每隔相當時期便給牠新鮮營養物，這塊組織居然一直活下去而繼續生長，直到一九四六年這個試驗結束為止。

麥凱 (C. M. McCay) 不多年前在康奈爾大學所養的老鼠，供給了同樣顯著的例子，表現出生長作用的抗老能力。

平常一隻老鼠在四個月內達到了完全的生長和成熟。到兩歲時牠就老了，而非牠是一隻非常特別的老鼠，牠不到三歲便死亡。麥凱發現如果餵牠以充分的維生素和礦

物質，但不給他充分熱量，牠的生長期限便可以從四個月延長到一千天之多。

在某一次試驗中，正常生長的一組老鼠中最末一只變老的活到九百六十五天才死；可是在那個年齡時，那些延遲生長的動物還是年富力強的小夥子。最後當那生長遲緩的老鼠們接近到正常的成年體積時，生長却也停止了。於是衰老便趕上了這一組，最後一個動物約死於四歲左右。

這樣看來，要阻止老年的退化現象，恐怕只有把達到最大體積的時期懸擱起來，才能夠的了。

生物之具有一定的最大體積，似乎就是牠們不免一死的條件了。陸上動物逃不出這個條件，因為在乾燥的陸地上，生物所能够得到的體力限制了牠們的體積。

一條鯨魚能達到一百四十噸的體重；五噸重的非洲巨象放在牠旁邊簡直就是個侏儒。可是這巨象的體積恐怕已經接近骨肉所能應付的最大需要了，因為從我們豐富的化石紀錄上看來，比現代巨象還大的真正陸上動物，僅僅只找到一個。

生長到鯨魚大小的動物，就非生活在比空氣更密的介質中不可，在空氣中，鯨魚那樣龐然大物的骨骼，是無法支持牠那體重的。

凡是體積的增加，總得引起體形的變化，尤其是哺乳動物。一匹小駒之長成爲馬，并非僅僅擴大體積而已，一

個嬰孩之變爲成人，也並非單單是長高而已。在生長時期中體形需要改變，因為隨着尺寸的增加，體重增加的速率要快得多。

如果把兩磅重的一本書長、闊、厚都增爲一倍，結果的重量不是四磅而是十六磅。而如果一個十八吋長七磅重的嬰孩各方向都長大起來，變爲一個六呎高的成人，那他就得重四百四十八磅！

難怪大自然要藉繼續不斷的改變體形，來保持適當的身體比例了。

有機體的體形雖然因爲體積增加而變化，骨骼和關節必須仍保持能活動才行。然而活動性和強度並不能並駕齊驅。一個年青的在發展中的關節，不像一個終止生長的成熟的關節那麼強。這大概就是進化總是有利於生長迅速者的一個原因吧。

這樣看來，一個有限度的體積，似乎是我們賦有在陸地上生活的特權所付出的代價了。但是衰老現象是不是那代價的一部份呢？達到成熟的體積以後，衰老是否一定隨之而來呢？生物學家和非生物學家，自從亞里士多德時代以來，都會對這問題忖度過。

生長與衰老之間的對比，向來是不容易瞭解的。當細胞分裂時，例如在生長組織中的情形，細胞核是分開了，而細胞核質流入了一般的細胞體內。分裂停止時，這種互換作用也停止了。

細胞核我們知道就是細胞的控制因素，即所謂「基因」(genes)所在之處。那麼，缺乏這一種細胞核質的混合作用是否就是衰老的原因呢？一般認為它只是一個有關的因素。但如果它是一個因素，它却不是一個有用的因素。因為，任何組織起分裂和生長作用的程度，是受的遺傳的決定，不會改動的。即使可能使生長作用繼續下去毫無限制，其效果也不見得會良好。

從前以為生長停止意思就是組織靜止，但現在看來，這件事不像以前那麼認為不幸了。十年以前，人家還常拿身體比作一架內燃機，吸收材料而不吸收物質。

但在一九三幾年中，容海默(Rudolf Schoenheimer)和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中一羣同事，發動了一次放射性求跡的研究，想明白身體要素間的運輸作用。

先把某些「有標識的」物體餵飼實驗的動物，再決定它們的下落，容海默很快就能證明，遠在生長作用停止以後，有機體的構造物質仍在一個永遠不定的狀態中。

如果在星期二把一劑有標識的蛋白質基石餵給老鼠，到星期四就可以發見它和全身的蛋白質交織在一起了，甚至及於那些表面上不活動的結構如腱和韌帶等處。

脂肪也是同樣地不穩定；在組織脂肪(tissue fats)中和脂肪沉積(fat deposits)中同樣地不斷有分子進出着。

甚至骨骼也似乎對它自己的結構不大滿意。如果餵以

放射性磷，就可以發見它大部分跑到骨骼的骨髓中去了，但不到一個月，却又跑了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身體是一直在構造的過程中，無論體積增加已經停止或者還在進行中。但是身體還是要變老的。隨着時間的過去，組織是變得更乾而浸潤着脂肪，血管是硬化了，肌肉變弱了，骨頭變脆了，耳目慢慢地失靈了。顯然的，身體的自新作用，總是不夠維持青春的效率。

今後急迫的——也是有希望的——問題該是決定：身體的自新作用何以會逐漸沉下去。這有兩種互不相關的可能性存在：(一)合成物料以使身體再造的生化機構失效；(二)使物料燃燒以獲能力的機構失效。

在前者的情形，身體細胞終必變為「廢耗」；在後者的情形，它們會變得塞滿了因代謝作用不全而生的廢物。無論在那一個情形，真正的失效總與那稱為酵素的生化因素有連帶關係。

酵素，乃是一些複雜的化學分子，雖然為量甚微，却吸取了我們的不活動的食料，把它製造成活動的組織來。沒有酵素，也就沒有生命作用能繼續。它們的枯竭立刻就解釋衰老的現象。到現在為止，生物化學的興趣還一直集中在「身體各部分有些什麼酵素」，以及「它們怎樣作用」，而不在「它們怎樣隨年齡而變」。

但過去生物化學已做的幾項工作的確指出，在哺乳動

物的組織中，隨着時間的經過，酵素的效率是降低了。因此身體的老朽，就和一座大樓因年久失修而坍塌一樣。

無論從理論的觀點，或者從實驗的觀點上來說，生長時間終止以後，酵素效率降低的形跡是很重要的。

在理論上，它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並且控制衰老現象。在實際上，它提供了一個直捷的方法，來把衰老的速率減到最低。這方法便是營養。

現在我們對於身體的生化機構已經有些明白了，我們才能够體會到何以不要使這機構受更多食物的過度負擔。這件事是聰明的，一生的前半時期中熱量過多，也許就是身體中敏感部分——關節、腎臟、心臟、和血管——過早損傷的一個主要原因吧。

食物中比熱量更重要的，乃是維生素和礦物質——酵素的基石。沒有維生素和礦物質的充分供應，酵素就不能自己更新，結果在工作上便落後。

如果缺乏得嚴重的話，顯著的症象很快就發展出來——神經失常、眼炎、關節出血、佝僂病等等。

如果缺乏得不多，但長久繼續的話，效果是不是就累積成過早衰老呢？不幸，對這問題還不會進行過研究，但可能性似乎很大的。那麼，在還沒有進一步的知識以前，採用天然富於維生素的食物，仍舊是長壽的最好保證。

衰老和自然死亡可能被打退到多遠，至今仍是一個爭執的問題。最穩健的生理學家說，健康和活力可以維持到

一百歲。

大歌劇家兄弟 (Verdi) 八十歲時作 Falstaff 曲，愛迪生八十一歲時，拿到了他第一千〇三十三號的專利權，霍爾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 九十歲還坐在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席上，鐵興 (Trian) 九十五歲繪「基督戴着荆棘冠」的名畫，這些不過是確實證明了的許多例子中幾個而已，可見僅僅是年齡實在不足以磨鈍人類有機體的最高能力。大自然所能做的還只是一部分，科學却能够學會做全部分。





★化學界又一驚人的進展：

花生製羊毛

劉祖洞

節譯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號雜誌文摘

現在化學界又有一驚人的進展，羊毛可由花生製造。這種羊毛是真的蛋白纖維，正像天然羊毛與蠶絲一樣。至於其他的合成纖維，像人造絲或植物纖維，像棉花，化學性質就完全不同，它們是由纖維素 (Cellulose) 構成的。

在從前的時候，要獲得昂貴的蛋白纖維，先用植物飼養動物——羊或蠶，再由牠們進行一種微妙的化學作用，轉變為蛋白纖維。現在羊毛直接由花生製造，越過動物，真是化學發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

現在已有兩種花生蛋白纖維在製造中。一種叫做「埃迪爾」(Ardil)，是英國帝國化學工業社出品的；另一種叫做「維卜拉」(Vicars)，是美國的一個化學公司製造的。

「埃迪爾」首先出現在市場上。它的製造過程是這樣的：先除去花生的外衣（倘使不除去外衣，織物就不能像現在一樣的乳酪色，而成爲紅色），然後擦去油質，用弱

鹼溶液抽取蛋白質。這些蛋白質溶液就像製造人造絲一樣的，由細孔擠出。

最後，纖維必須使之硬化，否則處理的時候就成爲粉狀。硬化作用是由一種螞蟥溶液擔任的。

這種纖維可以做成任何所需的長度，所以很容易紡紗織布或編成織物。

花生羊毛是一種有縐摺的纖維，觸覺和羊毛一樣。纖維上的縐摺，使織物中間具有空隙，有一種溫暖之感。宛如天然羊毛一樣，它富有強伸力，對摺痕的抵抗力比人造絲和棉花都來得大。

由耐久方面來講，不如羊毛經用。不過編紡嗶嘰的時候，如果放些羊毛，做成的衣服比純羊毛還要耐穿。「埃迪爾」中混些人造絲、棉花或尼隆 (Nylon)，織成的衣料更覺溫暖，而富有羊毛感。

(接排第一〇三面)



★巴斯德會預料微生物所致的疾病，會被人類所征服的。現在看來，這夢想的實現為期已不遠了。

一羣醫藥界的新救星 盧慶盛

Paul de Kruijff 原著
節譯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號 Reader's Digest

一羣不可思議的「醫師」，現在能够救活無數的病人。假使是在七年前，這種病人是一定要死亡的。這羣不會說話，沒有腦子的「醫師」，調製了超出世界上最優良化學家的創造力的藥物。牠們就是某種微菌的小生物。牠們所製造的藥品，叫做「抗生素」。如果適當地應用，這種抗生素能够征服許多致命的疾病。

最奇怪的，是我們的四週圍，都充滿着這種「勇士」們。最著名的抗生素——青黴素（俗名配尼西林）——可以在梨瓜上找到；鏈黴素可以從小雞的喉嚨裏找出來；「克羅洛米西丁」(Chloromycetin)是從泥土裏提出來的。這個世界突然出現了許多看不見的救星。

許多年來，科學家們忽視了抗生素的現象。每天，有成千累萬的兇惡的細菌，從人類的排泄物及屍體進入泥土裏，而被泥土裏的微小生物殺死。

一九二九年，英國科學家弗萊明 (Alexander Fleming) 發現他培養在醬裏的葡萄球菌被普通的青黴所殺死了。化學家們想提出那青黴裏的殺菌質；努力十年，所得的微量尚不足以救治一隻老鼠。牛津的霍華·弗羅黎 (Howard Florey) 和另一羣化學家們，好容易提出了只够醫治三個病人的份量。直到一九四一年冬，美國所有的青黴素尚不足以救治一個小孩子。科學家們埋頭從事增產研究。美國農業部的專家們，用一種特別的養料，來培養青黴，以增加抗生素的生產。可是青黴素只能在培養基表面產生。產量仍舊不豐。

奇跡來了，布洛克林的李沃·羅威博士 (Dr. Leo Loewe)，覺察大量的青黴素甚至能够救治亞急性細菌性心內膜炎患者。那種心臟病本來認為是醫不好的。他懇求菲實藥廠 (Charles Pfizer's Co.) 供給他大量的青黴

素。菲實藥廠本來生產的青黴素並不多，爲了要想多救幾個險症的病人，菲實藥廠的約翰史密斯和他的助手們，想出了用一萬五千加侖的大桶深釀青黴素來生產青黴素。這辦法本來是不可能的，因爲只要有極小量的空氣裏的微生物混進桶裏，青黴就會停止生產青黴素。這問題被超等消毒法解決了。於是產量大增，羅威博士將心內膜炎的死亡率從百分之九十七減低到百分之八。

青黴素本來很不穩定，就是用冷藏法也不能將它保持長久。施實寶研究所 (Squibb Institute) 的化學家們，把它結晶成功，稱做「青黴素 G」，抗熱而效力大。一九四五年，美國已能製造大量青黴素，供七百萬人應用。青黴素對八十九種疾病有效，對另外十六種也有幫助。

青黴素並不是萬靈藥；它對於最少六十三種疾病是無效的。洛格傑司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農業試驗所的魏司曼博士 (Dr. Selman Waksman)，從無數的土壤裏的微生物，菌類和類微生物裏找尋抗生物質。有一天，他的同事蔡脫司博士 (Dr. A. Schatz) 把一種鏈黴放在抗青黴素細菌裏；很快的，這種細菌溶解了，於是發現了新的抗生素——鏈黴素 (Streptomycin)。

不久美國公共衛生處的弗蘭西司博士 (Dr. Edward Parcia) 用鏈黴素來醫治以前認爲無救的「兔子熱」。以前，病人纏綿床第五個月，現在只須五天便醫好了。「黑死病」患者百分之六十，本來是必死無疑的；在那次

印度普那地方的黑死病疫裏，醫師們用鏈黴素把死亡率減到百分之四。鏈黴素增加了肺結核患者復原的希望，並且是施行手術治療前不可或缺的。它也能撲滅老年人的尿道感染和嬰兒的感冒桿菌性腦膜炎；這種種疾病在以前都造成很高的死亡率。不久，默克藥廠的化學家將鏈黴素結晶成功。

現在有許多藥廠正在尋求一種新的抗生素，來抵禦抗青黴素和抗鏈黴素的微生物——立克次體 (Rickettsia Bodies)。這種種微生物比細菌小而較病毒 (Virus) 大，牠們造成斑疹傷寒，瘧疾 (tsugamushi fever)，史格勒熱 (Scrib. fever)，在太平洋和東方森林地帶爲害甚烈。派台藥廠的科學家們鍊成一種「克羅洛米西丁」來對抗立克次體；這是從耶魯大學一植物學家從南美凡尼瑞拉帶來的一種細菌裏提出來的。潘尼博士用「克羅洛米西丁」在玻立維亞醫治十六個垂危的斑疹傷寒患者，在十二小時內，全部都漸有起色，三天內都痊愈了。美國陸軍部的史麥台博士證實了潘尼的報告。

美國保德摩地方的伍華博士 (Dr. T. Woodward) 在馬來亞「克羅洛米西丁」醫治一羣斑疹傷寒患者；除其中兩人需較長時間外，全都迅速痊愈。後來這兩個人驗血，證明所患實係傷寒。於是無意中發現「克羅洛米西丁」亦可以治療傷寒。傷寒症在以前是認爲無對症藥的。

利達藥廠 (Lederle Co.) 的科學家，(接排九五面)



★藥品和外科手術都不能幫助你，除非你給你的醫生充份合作，並且信賴他。

好病人活得久

陶若雍

醫學博士 Peter J. Steincrohn 著
譯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號 *Your Life*

在你請教醫生之前你會說：「他是一位好醫生嗎？」可是你有沒有問過你自己：「我是一位好病人嗎？」第二句問話的答案，在這兩者之中總是比較更重要的。

主要地，你的健康使有賴於你以及你如何和你的醫生合作。要是病人拒絕及早請教醫生，或者醫生在準備診治病人時彼此不能合作的話，最好的醫生底診斷和技巧，使全無用處，而最好的外科醫生底手術刀，也變成黯然無光的了。

假使在美國的差不多二十萬醫生和一百四十萬病人中，能做一個統計的話，那「壞病人」的百分比，會遠超出「壞醫生」的百分比，這是不足為奇的。

如果你的醫生不是「好的」，他總會轉請一位比較好的幫他忙。可是如果你是一位「壞的」病人，你祇能够求助於你自己。

例如就拿心臟冠狀動脈閉塞症 (coronary occlusion) 來說吧。一般的發作是有嚴重的胸部和臂部疼痛兼帶虛脫的。但當一個人被「無痛苦」的心臟冠狀動脈閉塞症所打擊時，却是能合作的病人底最好的測驗了。

舉一個例，有一位鍾先生到醫院看朋友時昏倒了。他並無痛苦。蘇醒之後，他訴說「不過是一點兒消化不良」。幸而，他那朋友的醫生當時正在房裏。

那醫生說：「如果你是在這兒的話，我以為你在回家之前還是檢視一下才好的。」他們將他放在一張輪椅上，車到心臟電流測錄室。檢視的結果，馬上表現並證明鍾先生有心臟冠狀動脈的毛病。

於是那位醫生提醒他，最低限度也要靜臥一星期。他解釋說，連續的檢視會表明那種發作是否由於冠狀動脈之一新近的急性閉塞而起。若然，那便必須延長靜臥休養時

間，以期恢復那損壞慘重的心臟肌肉。

但鍾先生却一笑置之。「我？躺在床上？胡說八道。簡直是笑話。況且，誰聽見過冠狀動脈毛病發作竟無痛苦的呢！」

第二天他正打算放好他的汽車時便死了。

不幸地，假使醫生這門行業得不着充份合作而開明的大眾來打交道的話，就是最新奇的醫學發明，也會和普通紅色藥丸那樣不生效力。

雖然，並不是一般的結局都會像鍾先生那麼悲慘的。拿顯然快要死亡的太太底病案來說吧。那是毫無疑義的。她的血和自來水一般沒有顏色。醫生檢查她的圖表，發現她的血球素和紅血球差不多已消滅淨盡。

醫生在星期中輸血六次，來延續她的生命，然後才能夠診斷她的病。她那嚴重的貧血病底原因，查明就是營養不足和維生素缺乏症。幾個月來，她在不知不覺間竟將自己餓壞了。她照例早餐是咖啡和一支香烟；午餐是咖啡和一個甜麵包；晚餐是一塊漢堡牛排。雖則就金錢上是可以吃得起有營養的飯餐，她却解釋說，她「就是沒有時間並且也懶得講究吃」。

在以次的兩個月間，服用大量維生素及充份的食品，她體重增加了三十磅。她的健康和外表之變化，簡直是不可思議，但更令她驚訝不置的，却是在她曉得她那種疾病本來就不難避免的——那完全是她自己的過失。

疾病的預防，減輕，或復元，實有賴於你和你的醫生之間的澈底瞭解和合作。醫生和病人間的合乎理想的關係，應該是順利進行的合夥性質的。

自然，有的是好病人。每個醫生都有的。可是，壞的一種在醫生心坎中就像插起了紅旗一樣。他不容易忘却他們，因為他認清楚處理這樣的一位漫不經心的夥伴時那種內在的危險啊。

試以在一個春光明媚的午後，兩位朋友於馬迪遜大道上散步那樁事做例子。一位法官對另外那一位著名商人說：「我近來得到一種心氣痛的手病，爲了這個我覺得要停在這兒服用點東西了。」他揮手告別，便到那藥店裏去。那位十七歲的店員替他配合點東西，就從櫃檯上遞給他。那位法官仰着頭吞了幾口便走了。

當這位延誤了的法官在幾個月後因胃痛致死的時候，他那位受震驚的朋友說：「就詹姆所發生的事而論，凡要自己治療自己的聰明人，都該要診察一下他的頭腦呢。」

然而就在當天晚上，他爲了胃不舒服使自己配了一種小蘇打的開胃物。經過幾個星期的自療而毫無進境之後，他的太太終於勸服他去受檢查。還算好，他好了。

像這類的事件真不計其數。他們就住在你那一帶的房裏，就在你的辦公室內工作，或者甚而就正在你的家庭當中。再縮小範圍下去，那位壞病人也許就是你。

在診斷和記述治療的時候，醫生便是先進的夥伴。你

得要好好地聽從。然後易地而處的時候到了。你，身為病人，一定要接受過來。這種共同抵禦疾病的後果，現在使完全看你如何嚴密留意你那醫生的忠告，以及你此後如何重新調節你的生活了。

例如，有的是繼續在危險速度中過活的高血壓病患者；不留心飲食或者不願用胰島素 (Insulin) 的糖尿病患者；腹痛的人服用瀉藥而種下悲慘階段底因素的——破裂盲腸以及腹膜炎；乳部生癰而怕「聽見那種消息」因而遷延自誤的婦女。

一樁樁列舉身為壞病人因而不幸早死的病人，可以這樣永無止境的寫下去。

更進一步的認識，使是所有抵抗疾病底重要關鍵，第一是有賴於病人——第二才是有賴於醫生。

舉個例說，抵抗癰症和心臟病種種運動的價值是無可限量的，不僅因為他們在募款以為診斷上和治療上研究之用，並且是因為這些運動不斷着重需要病人的澈底合作。

我們有X光線和旁的診斷方法能够找出早期的胃癌。可是我們想幫他忙的病人在那裏呢，啊，在那裏呢？就是他——你會找着他的，就和那位法官一樣，爲了他的心氣病每天都到藥店的櫃檯服用「一點東西」的。時間，多寶貴的時間！最後，等到他找他的醫生時，他已被毒瘤所乘了。

我們現在該覺悟到我們如不組織一道戰鬥的防線，我

們是抵抗不了毒癰，心臟病，小兒麻痺症或者任何旁的病症的。可是不能以這些運動便算了事。新的治療和新的發現沒有你的充份合作是沒有效用的。

例如，盤尼西林，磺胺藥品，以及鏈黴素（那些都是特效藥）對於肺炎已進行許多天而自當作大傷風治療的病人也許會來得太遲了。最新的外科手術對晚期的毒瘤是無所施其技的；而X光線和鐳錠用於蔓延全身的毒瘤時，其微弱正如冬天的一線陽光一樣。當你延誤的時候，當你對於一個肉瘤延不就醫的時候，你實在是養癰貽患——你在給它的時間來生長呢。

在任何疾病之中，好好地處理是你的責任。你的醫生所能辦到的是診察對方和提出信號罷了。健康是一種你最好不要常常瞎接的遊戲啊。

（續自第九十二面）發現了一種很有希望的新抗生素，叫「金黴素」(Aureomycin)。金黴素能醫治神秘的「Q熱」，角膜炎，洛磯山斑疹熱和病毒症。口服金黴素比注射更有效。金黴素的確實功效，尚須相當時間來證明。

英美許多藥廠已能將青黴素和別種化學品配合，使它的藥力能够維持四天之久，省却了每三小時注射的麻煩。各種抗生素的發現，增加了醫師們的責任。醫師必須準確地，迅速地診斷每種疾病，方能適當地施用抗生素。

巴斯德 (Pasteur) 曾預料微生物所致的疾病，會被人類所征服的。現在看來，這夢想的實現爲期已不遠了。

小西風

無痛皮下注射

患糖尿病或其他疾病而需要受皮下注射（打針）的人，那打針時的疼痛是怪不好過的，尤其是天天需要打針的話。

但從現在起，這樁不愉快的事有希望可以避免了。有人發明了一種「噴霧注射器」（Hypospray Jet Injector），不用尖銳的針，却和尋常的針筒有同樣的功效。

這個新的儀器把藥劑以細流的形勢壓入皮膚，因此只引起極輕的疼痛——也許只不過一絲輕微的刺觸感覺——或者竟毫無疼痛。它也可以被用在其他方面，如齒科、獸醫科、農業、和植物病理學等，但在設計上須加以某種改動，以適合特殊的需要。

這個「噴霧注射器」的大小只不過像一只小的手電筒；一只小玻璃管裝

滿着藥劑。預備作注射時，先把蓋揭去，然後把藥劑裝入「噴霧注射器」一端的容器內，於是，把它緊緊壓在要注射處的皮膚上，將機鈕一撥。

注射只經過幾秒鐘即告完成，而重新安置一下那彈簧推動的撞桿，立刻又可以預備作第二次注射了。

最不快的心憶

什麼是你孩童時代最不快的心憶呢？跌斷了手臂嗎？或是被罰令上床去睡？或是拼法比賽時作弊？

叙拉古斯大學（University of Syracuse）教育學院的湯流生博士（Dr. George G. Thompson）和威屈賴爾博士（Dr. Sam. L. Wilroy）試驗了一百五十個大學女生，她們追溯所得最不快的心憶就像上面那一類。

湯博士和威博士發見在最幼小的五年經驗中，最常記得的不快事情是受到痛苦的傷害。傷害小至刀片割碎手指，大至骨頭跌斷。這班女生還追憶些不快的事如：「被迫練習吹喇

叭」，「被迫與親戚接吻」，「被送到校長那裏去受責罰」。此外還有感官上的刺激（例如吃蓖麻油），生病、私人物品的損失、體罰、和受畜生的侵襲等，也都在不快的心憶中。

從六歲到十二歲呢，呼叱、受作弄、恐懼、打架、到醫生那裏去，和有罪的自覺等，就變得重要了。有一個女郎追憶她的有罪感：「用磚頭擲擊我的姊姊，感到很不好。」

在十二歲到十八歲之間的，最常記得的是學業上的失敗、得不到所要的東西、失去朋友、和父母爭論、和男朋友破裂、自卑感覺、目睹慘劇、不學業等等。

運動家和食物

短跑家比長跑家吃的東西多，因為這班衝刺的人「勁道更足」。這話是英國一位訓練運動員的權威說的。

阿伯拉罕爵士（Sir Adolphe Abrahams）是倫敦國際運動協會的名譽醫藥顧問，却不敢確定運動家是

否需要「額外的」或「特殊的」食物。

他以為氣質和仿倣性才是決定運動家所吃的。長距離運動家和短距離運動家比較起來，多少有鎮靜而冷淡的傾向。這便是為什麼短跑家吃得比較多的緣故。

小 他觀察到真正的大運動家似乎并不注意他們吃的什麼。但他們却引致後起之秀摹倣他們採取古怪的食品。

四 芬蘭長跑家努爾米 (Paavo Nurmi)，大家都知道他是個蔬食者，而阿伯拉罕爵士指出另一樁事實，這位「芬蘭飛毛腿」消費多量的牛乳和其他乳品。

風 但阿伯拉罕爵士却懷疑這一個流傳甚廣的理論：肉類尤其是牛肉，應該是一個運動家的主要食品。他以為運動家可以考慮飲適量的酒。他建議啤酒或偶然用些香檳酒，可以幫助一個深有訓練的運動家祛除「暮氣」。

魚肉一樣

魚類食物對於人體和肉類是一樣

的好。

藥物學家尼爾遜博士 (Dr. Hugo W. Nilson) 曾舉行過一次試驗，以示魚類食品對人類血液的紅血球數目和血紅素價值有什麼效果。結果證明魚類食品 and 肉類有同等價值。

六個瑪里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的女生，年齡都在十九到二十四歲之間，參加了這十一星期的試驗。她們先自己選擇食物，消費三個星期。在這時期中，每星期驗血一次，把紅血球數目和血紅素價值記錄下來。

在其後的七個星期內，四個女生停止了肉食，而吃魚類食物作為正餐中的主要食品。她們吃淡水魚，鹹水魚、介殼魚——煎的、烤的、蒸的、燒的。另外兩個女生繼續她們正常的食品，以肉類為主。

吃魚類食物的四個女生在試驗的最後一週中恢復她們的普通食品單，以作第二次的校驗。

尼爾遜博士注意到這四個吃魚類

的女生紅血球數目和血紅素價值保持不變，和吃肉時相同。這數目和價值在七星期內和其他兩個女生的數目和價值關係也相同，甚至有幾個星期中吃魚類的女生紅血球數目和血紅素價值反而增加。

根據他的試驗結果，尼爾遜博士說，魚類食品 and 肉類一樣能維持良好的紅血球數目和血紅素價值。血紅素就是造成血液紅色和把氧氣從肺中輸送到全身各部的那種化學品。

尼爾遜博士說，魚類食物的蛋白質和礦物質含量也不輸於肉類，他說凡是動物性食品，不管什麼種類，其蛋白質和礦物質價值恐怕都是相同。他最近的試驗指出，魚類食物中可消化的成分有百分之八十九至九十六，而牛肉和雞肉中則只有百分之八十七至九十五是可消化的。

小西風



★尼赫魯現在已經代替了聖雄為『印度之寶』
和印度最偉大的人物。

甘地繼承人尼赫魯

黃嘉歷

Edgar Snow 原著

節譯自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晚郵

試想美京華盛頓突然被一陣狂潮所侵襲。發生了『集體』暴動。基督教徒突然把天主教徒拖到衚衕裏加以屠殺。有個人目擊一家天主教徒所開商店被搗毀，打電話給杜魯門總統，請他立刻採取有效的措施。杜氏隨即派了一卡車的兵士，並親身同行。到了暴動的地點時，總統由車中跳出，手無寸鐵，領導兵士，把暴徒驅散。

再想像史達林召集邊鄰各國的代表，到莫斯科開會，討論他們在文化，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共同問題。在某次會議中，蘇聯代表突然破壞秩序，對到會的其他代表表示不敬。史氏眼見他們這種惡劣態度，大發雷霆，突然揮起老拳，把他們擊倒。然後泰然回到他的座位上，好像若無其事地。

上面的兩件事，都不是甚麼白天做夢。除了細目末節稍有差別外，却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不過這種事件的中心人物都是印度反暴動主人翁甘地所指定的『政治哲嗣』

尼赫魯，他現在已經代替了聖雄為『印度之寶』和印度最偉大的人物。一九四七年九月間，新德里陷於無政府狀態之時，隨時可見國務總理尼赫魯在街上親身指揮攻擊暴徒。正和上面所說的一樣。當他在印京召集亞洲會議時，有一次他親身走到會衆之間，拳擊他的喧嘩的同胞，以恢復秩序。

尼赫魯富有沉靜的莊嚴，但有時雅好一種處理小暴動的機會。他和甘地不同，對於愚人和蠢事是不能容忍的。當面對着這兩種事件時，他非用直接的干涉去糾正不可。他好像可由這種行為得到肉體上的慰藉。因為在他被囚在英人獄中的十一年間，他目擊印度一切變遷的遲緩，總是覺得痛心疾首，但又不能不加以容忍，如今這種事似乎可以彌補當時的缺憾。像這一類的事，初不減低尼赫魯的聲望，反可以使他的黨徒得到保證，他們所愛戴的『領袖』知道他的權力和行為的適當。

印度人好像都需要一個「寄父」。正像許多人現在接受尼赫魯做他們的寄父一樣，尼赫魯的一生，受聖雄甘地的影響，據他自承，和受他的父親摩蒂拉·尼赫魯的影響同樣的偉大。觀察這兩位名人在兒子尼赫魯身上所擦的烙印，這倒是很動人的。他好接近人生，好管閒事，喜歡輕易發施命令；這一切似乎都是由他的有世界觀的，歐化的父親遺傳下來的。另一方面，尼赫魯却很謙遜，不縱容而且過着刻苦的生活。

尼赫魯被甘地選為副司令時，仍担任印度國民會議黨主席四次。他接受甘地的反暴力不合作的政治方法，作為一種有效的利器，為印度的獨立而奮鬥。但是他却不是個和平主義者。在另一種情形之下，他不反對使用武力。所以在今日他往往利用軍隊去維持他的政府的權力却不發生理論上的矛盾。

當他被視為叛逆時，尼赫魯總是過着一種斯巴達式的生涯。甚至在出獄之時，他還過着刻苦的生活，在道德上是無懈可擊的，但是却不曾奉行像甘地的絕食，祈禱，或與神靈交的生活。他不戒酒，且酷嗜英國香烟，吸時用烟咀。他嗜歐食。某晚會饗余以羊肉及烤雞鳩，他吃時不加回味；又非食品批評家，他吃東西是以實惠為前提的。

尼赫魯學識淵博，智慧豐富，動作有毅力，喜歡追求真理。尼赫魯是印度現在的活動力，也使印度有光明的前途。

但是尼赫魯與現代印度人的「典型」相去尚遠。關於他的種種事件非常特別，可以說是兩個世界的奇特產物。他曾經寫說：「我已成為東方與西方的怪誕混合品，到處不適應，無處安適。」他是甘地的門徒，他的理論是馬克斯主義的辯證法。他是喀熙米爾的波羅門人，却有印度貴族最屬阿利安人的白皮膚和俊美容貌，出世以來就在富貴安樂的環境裏過生活，他却與窮苦的羣衆度其一生，參加奮鬥，並施散他的財產。無論到何處，他是羣衆崇拜的偶像，但是新近他告訴我，他「不時期望能再度監獄中的孤獨生活。」片刻之後，他抱着希望說：「幸福和平安只可在一萬尺的高處獲得，那裏你可以離羣而獨居。」

尼赫魯是一個熱心愛國志士，並且是印度偉大的代言人，所以凡有對印度稍加侮辱或中傷的事，他立刻表示憤慨，但他對於印度的弱點和失敗，却時常加以猛烈抨擊。他是個熱情的國家主義者，如果他能夠獲得印度的自由，他將以摧毀英國政府引為得意，但是他的決心往往被有力的國際主義者的信心所推翻。

自稱為「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但是尼赫魯現在却是個非社會主義政府的負責領袖，禁止罷工並監禁許多勞工領袖。他的天才可以得到民衆的擁護，但是他是個拙劣的政治家。他不願降尊去利用「政治機構的卑鄙和陰謀」。他沒有黨徒，對於官僚政治，也很少直接的控制。要解釋這位非常人物未免不遜，因為沒有人描寫尼赫

魯會比他自己更加透徹。他的自傳不但是研究亞洲的學者所不可少的，並且是英文文學之瑰寶。國際地位與他一樣的人物，沒有一人像他這樣坦白地公開地檢察自己，也沒有人敘述他的思想和行爲的根源到這樣親切。他繼續用一種私人真誠的坦白，向數百萬民衆發言，其坦白的程度足使大多數歐美的政治家面紅耳赤。

幾年前，有一個不著名的作家寫一篇關於尼赫魯的文章，裏面有這樣一段：『他具有獨裁者的種種特點，素孚衆望，有堅強的意志、毅力、自負，雖愛惜羣衆却不容納他人，對懦弱和不中用的人頗加輕視。他的易怒是衆所周知的。他的切望事業完成。』

尼赫魯鑒於這位作家對於他們所崇拜的英雄發出這種難以置信的言論，便煽動羣衆，提出抗議，並挑激那位作家敢否自首。後來那位作家竟然自首了——就是尼赫魯本身。他對於這位國務總理所描寫的大概都很恰當。但他不是印度初萌芽的民主主義的威脅，却是它的益友。在新德里附近，我曾問一位回教的老農說：現在甘地死了，會發生什麼事呢？他回答說：『尼赫魯會保護我們的，尼氏是各民族的僕人，他既然在此，我們就有安全。』

尼赫魯工作時精力飽滿，興趣廣汎，給人印象最深。他能隨機應變。現在就提到他任國務總理的第一年所發生的大事罷：先是印度的分裂，繼之有般遮部境內可怖的大屠殺；巴基斯坦幕後操縱的侵犯喀熙米爾事件，幾使兩個

新生國家真地兵戎相見；以及聖雄甘地被暗殺等巨禍。

他却用一種冷靜的態度從容應付這些危機，甚至他的知己，也大感驚異。

尼赫魯是個卓越的智識份子，目前在他極端忙碌和流動的日程中，很少工夫可以沉思或寫作了——除了在乘飛機或火車的時候。據他告訴我，他的唯一消遣式的閱讀，只是在睡前的二三十分鐘，他總是在午夜一點鐘就寢。他的睡眠時間很少超過五小時。天際片刻他又起來了，每晨他要倒立五至十分鐘之久。某天晚上他表演給我，並說明倒立是最有益的運動：『倒立是使全身被迫去適應新環境。人們整天坐行而忘記給脊骨改變地位。』

經過這項瑜伽（刻苦修行）工作之後，尼氏進輕淡的早餐，匆匆地閱讀早報就開始見客——雖是有個程序，却很少嚴格遵守。在十一時到二時之間，他口授幾十件的電報和信件，他又堅持親覆幾百封函件。他每天須演說六、七次。在某次選舉期間，在一星期內，平均每天演說二十多次。在六個月之間，他旅行印度十萬多英里。

尼赫魯的大部份工作是在晚上完成的，所以他在晚上總是不接受約會，他也很少宴客。一九三六年喪偶，他是一個未爲愛情所俘最漂亮的女國務總理——正像他的寡妹拉克熙美，是全世界最合格的女大使（印駐蘇大使）。當她在莫斯科任所時，她充任尼赫魯的女主人。尼氏雖受國內外無數媚眼晶瑩的女性所追求，但他却無意重入婚姻的羅

網。他的亡妻仍舊是他的寶貴的紀念。他無暇談情說愛。

尼赫魯雖是這樣忙碌，他決心至少要見每個印度人一次。他初任國務總理時，下令，無論何人來到他的樸質官邸時，不得將他趕走。當去年印回教徒互相殘殺時，曾有幾千個難民去看他。他的官邸裏儲藏着大批軍用氈，他親把軍氈分給去看他的難民，並用勸慰的話去鼓勵他們。他把大部份的財產捐給甘地作爲賤民基金。」

在正統派的波羅門當中，他有許多敵人。他的親信對他的安全極表關心，他拒絕時常接到匿名信，組武裝衛隊的保護。在甘地被暗殺的前一日，尼赫魯正在安里薩演說——他在那裏第一次提出解散過激社團的要求（殺害甘地的兇手即該社社員）——警察在羣衆裏發現恐怖份子，攔有手榴彈預備襲擊國務總理。

現在尼赫魯所坐的車，前面有滿載武裝衛隊的吉普車一輛，他往往跟他們同車。他的住字佈滿着秘密警員。但是任何人有事要見他還是很容易，他不歡喜這樣受保護。他告訴我，「我不能夠和羣衆打成一片了，並且不能和他們自由接觸了。」

他不相信有來世，他也不怕脫離現世。他對於死亡完全是個宿命論者。他說：「當我還有家屬時，一想到死便使我不安，恐怕我先死他們得不到適當的照顧，現在他們都長大了並能夠照顧自己了。我還有很多事要做，但是我現在隨便甚麼時候都可以脫離塵世，自然我還要合理的

方法去抵抗，但要是死神的來臨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我是準備好的。」

就個人的勇氣，誠實和聰慧而言，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元首，沒有一人比他更受報界的尊敬。

尼赫魯雖認巴基斯坦是「歷史的向後轉」，但他却能誠意接受現實。他對於兩自治領間的友好關係有切實的影響，這一點我發現在喀拉噠（巴基斯坦首都）普遍地承認着。因爲這樣——結果還約有四千萬回教徒在他保護下生活着——任何人提到把印度改變爲一個「印度教國」使他震怒。他一再聲明：「神權國的觀念在現代人的心中是沒有地位的。就印度來說，我可以斷言，我們將依照俗人的和民族的範式前進，並循着大潮流走向國際主義的途徑。我們唯一最後的目標應該是天下一家。」

宗教仇恨的熱焰還在他的腳底下徐徐地燃燒着，這一點沒有人比尼赫魯知道得更詳細。在印度教大乘宗的份子沒有暗殺甘地很久以前，該宗就公開抨擊尼赫魯是他的階級和印度的「叛徒」。

護國服務團，是印度教的一種過激派，又是大乘宗的武力派，具有強烈的法西斯色彩。該社團公然侮辱及威脅尼赫魯，甘地和議會黨，並陰謀要推翻政府，而用印度教政權代替之。

在甘地尸灰舉行浸禮的時候，尼赫魯承認政府於對付這種敵人時「也許太過軟弱」。從那時起，他發誓要消滅

暴力。隨即下令解散所有非法的半軍事組織。

印度生產不足以供人民的衣食；足以溫飽的印度人僅有四分之一。在過去十年間，農產品歉收百分之八，但是人口增加——三千萬——的百分率約略相等。以天然富源而言，在世界各國間，印度列第三位，但以工業國而言，則列第八位。她有豐富的煤，鐵和水電力。但是重工業才開始，每年所產的鋼備約一百萬噸。印度的經濟危機是由於生產不足，這種情形還要繼續好多年呢。

很久以前，議會黨認為可再當政五年，制定一個政綱主張國防及『主要工業』提早歸國家辦理。該項政綱所含的社會主義氣味應由尼赫魯負責。新近議會黨最高經濟委員會公布該黨當政以來的第一次正式政綱，內容大同小異。但是社會黨覺得憤懣的是，該項政綱未建議將現有的工業收歸國營，只表示政府將經營幾種新工業。這即使不完全是尼赫魯自己的計劃，也是他授意的。

總之，他相信一種『混合經濟』——實行五年。該政綱保證在五年之內，對民營企業不加干涉。鑒於外界的反對，那無異促使資本家在新國家中鞏固其資產。緣尼赫魯的意思，是要給『人民的政府』一個機會將未開發的富源歸國家經營，他想這些富源不久可以代替現行的生產方法。他希望到了一九五四年有偉大的國營水電計劃利用希瑪拉雅山脈未會開發的龐大力量推廣至印度全境。他早已看到幾個印度的TVA區水閘可以使現在荒涼或休耕地，

變成收穫豐富的山谷。現在所擬具的開墾計劃可作為建立合作農場及社會化工業的基礎。

這位國務總理說：『這是我們目前在國內應進行最重的事務。』

他相信整個人類的生活，不久將經過革命，改用另一種完全新式的能力，他對於水電力的信心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工藝學和科學的進步非常偉大和迅速，在相當短時間內——假定為十五年——現代工業的概念將完全改觀。新能力的泉源將出現，把今日所有的生產方法完全推翻。不論現有的生產會怎樣，這些新的生產泉源必須由國家經營。』

尼赫魯並不希望印度的農民等待這齣戲劇的揭幕，但仍舊堅持農村經濟的徹底改革。他承認，到目前為止，其效果最多僅是溫和的改革。『但是大產業是在瓦解了；不久就不會有了。』他告訴我。『現在沒有土地革命，但是日後會發生的。』

尼氏認為，『五年』可以結束舊土地制度的劣點。他問我，『我們可會有五年的世界和平嗎？如果印度有五年的立憲政府，如果我們能夠避免內戰五年，』這是他談話中不時的感歎。這個五年已經在他的心中成爲統一國家和籌劃將來可行的政綱所需最低限度的時期。

在獨立之時印度的三分之一還是被王公們所控制着，其中有世襲的國家六〇六個，假使印度要成爲一個現代的

國家，這些王國必須併入在憲法制度之內。尼赫魯希望只需五年就夠了，許多王國已經局部或完全被合併了。但是喀熙米爾和海德拉巴與印度的政治關係尚有待乎穩定，競爭控制這兩最重要王國的結果，大約將決定印度與巴基斯坦將來的關係。

在國際上，依照尼赫魯的意見，印度「必須站於糾紛之外」。假使戰事發生，他希望印度會守中立，免得印度受任何聯盟所束縛，以至阻礙他本身的「偉大目的」。印度不配有敵人的浪費，他想最少十年內不能夠有。

這位從前的「破壞份子」現在已到了一個時期他的政治生活要藉着龐大工程的方式推進社會運動，俾得將無窮的利益賜予人類，不管將來的事態如何發展。爲促使這種事工的實現，他已準備再進一步犧牲社會主義去應付民衆的緊急需要。他的目的需要社會的團結及階級的聯繫，必要時不惜施用武力。因此，他接受帕台爾的勞資妥洽和僱主與僱員的五年協調方式，由「調解委員會」公斷一切糾紛。因此，他極力爲取締罷工法及嚴厲處置「阻礙生產」的共黨勞工領袖法而辯護。

當政的尼赫魯不是社會革命家，而是個社會改革家，依照英國的傳統由國會的機構推行改革。他的方法有英國急進派的作風，他的劍橋和哈羅的教育背景是微妙地表現了。他是以「公平正直」對付任何人的。沒有人聽見他曾提出立刻褫職的辦法。甚至那些被廢的王公們，現在都是

領着巨額的養老金，這是政府的一筆重負。

但是不像其他漸進派，尼赫魯不承認現在的和緩辦法是真的「社會主義」而自欺。他知道完全不是這回事。這雖社會主義還很遠呢。他嘲笑一部份人的見解，認議會黨的政綱，是「對社會主義」的突然躍進。他知道不是這回事。「那是距社會主義還遠呢。那不過是改變程序的繼續，這種改變全世界都在進行着，包括資本家，大概除了最大的——就是美國了。」

尼赫魯也深知現在政權的過渡性質，所以所有與地主，工業家及王公們所訂的協定，都是補償他們的損失的。他告訴我，「將來政府可以終止這種賠款，而且大概不久就會實現的。我們的任務是在建造地基；他們的是改造房屋去適應新的需要。」

(續自第九十面)

這種花生羊毛很容易編織，易于吸收染料，對於蛀蟲的抵抗力大，而且又很耐穿。紡織商對它很表歡迎，製造商預料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不論單獨紡織或和天然羊毛等混合編織都有很好的成績。

「坎迪爾」的成本很低，只有天然羊毛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對於羊毛工業自然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不過同時它又賦與羊毛工業一個新的希望，經過新的設計，或者可以製成更輕的羊毛織物。

對於出產花生的地方，合成羊毛開闢一個新的市場；對於一般民家，提供一種新的廉價衣料。



★這個赫赫有名，最孚衆望的德國元帥，終於逃不出希特勒的魔手。他死亡的真相是富於戲劇性的。

羅米爾的下場

馬默然

本文作者華爾特伯爵夫人 (Countess Waldeck) 原爲德國人，於一九三一年赴美，入美國籍，寫作頗多。前年夏天返歐一遊，由許多未公布的德國政府報告中，及羅米爾元帥親友和僚屬口中，獲得一些珍貴材料，撰成此文，在美國 *Forum* 雜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號發表，甚受各方注意。本篇譯自『讀者文摘』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號——譯者識。

羅米爾將軍 (General Erwin Rommel) 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德軍長驅直入法國時，擔任第七坦克軍司令，威名大震；當時他年四十九。兩年之後，他所統率的非洲軍團攻至近埃及亞歷山大里亞 (Alexandria) 的地方，他的英名更是遠播全球，家喻戶曉。在這時候，希特勒派他做前敵大元帥，英國人稱譽他爲二次大戰中最有幹才的將軍。

當時在非洲與他對抗的英軍爲第八軍。第八軍的兵士非常佩服他的戰略，談話中常常用『doing a rommel』

一語以代替『工作成績優越』的意思。他行軍詭計多端，喜於隨機應變，因此得了『沙漠狐狸』 (Desert Fox) 綽號。有一次，他被英軍追蹤甚急，乃故弄玄虛，嚇退敵人。他知道英國空軍天天在德軍陣地上拍攝空中照片，使心生一計，命令軍中車輛全數出動，連續兩夜在四週陣地開駛，在沙漠上留下無數的彈跡。英軍由空中攝就的德軍陣地照片，看見軍跡縱橫，同時又不斷聽到德人誇大的宣傳，認爲德軍爲數甚衆，不宜輕犯，遂即退却。另有一次，羅米爾下攻擊令，僚屬報告軍中只有坦克

車六輛，實力不充。他喊道：『那麼用塵土攻擊好了！』過了一會，軍中車輛全數出動，在數英里內不斷的打圈駛行。結果，塵土滿天飛，遠望迷茫一片；他僅有的六輛坦克車就在這時候向英軍陣地猛衝。英軍以為德軍坦克大軍進犯，胆戰心驚，連忙總退却。

羅米爾在軍事上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當前線的士兵看見他由坦克車的砲塔中伸出頭來時，他們真把他當做戰神。有一次在被攻擊時，他對屬下的軍官說：『站近我吧。我從來不會碰到意外。』但是他結果倒真是碰到了意外的。

關於他的神秘的死，世人所知道的事實甚少。據德國官方報告，他是在諾曼第登陸戰一役於司令車上受傷致死的。可是他死亡的真相是比較更富於戲劇性的。

★ ★ ★

在非洲戰役的幾次敗仗中，羅米爾開始感覺到希特勒對人命的澈底蔑視態度。羅米爾知道非洲戰役必告失敗，因為德國缺乏汽油和配備，而英國援軍已經開到。他要求希特勒下令撤退德軍，使成千累萬的生命可以保全。希特勒興奮的答道：『不是勝利就是死亡！』

『我沒有死，也沒有獲得勝利，』羅米爾後來漠然的解釋說。

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德軍在法國突尼斯(Tunisia)即將投降時，希特勒下令召羅米爾回德。此後數月，羅米爾過

着痛苦的日子。他沒有加入納粹黨，不會掛過金黃色的黨徽。同時，他以往忙於建功，對於德軍在佔領區大規模的屠殺，奴役和集中營等無人道的行為和設施，及秘密警察的恐怖政策等，不曾加以注意。現在他看見納粹黨人藉德國人民名義所幹的暴行，不禁大起反感。他說，『我從事一種乾乾淨淨的戰爭，可是他們玷汙了我的軍裝。』後來當希特勒下令以十二對一的比率殘殺敵人的俘虜時，羅米爾把這道不合人道的命令拋進字紙簍，置之不理。

最後，羅美爾知道希特勒寧使德國毀滅，不願投降；這一點最使他覺得痛心。

希特勒為增加德國人民的自信力，並使敵人不敢輕犯起見，特派羅米爾為諾曼第反侵略戰的陸軍統帥。羅米爾不久便發見屬下的軍隊和供應有限，絕對不能抵禦敵人大規模的攻擊。他在一九四四年四月與反希特勒領袖，法國佔領區總督司徒那格將軍(General Karl Heinrich von Sturmgel)商議，看看有甚麼方法可以立刻結束西歐的戰爭，推翻德國的納粹政權。

羅米爾企圖瞞住希特勒，向艾森豪威及蒙哥馬利兩元帥求和，希望獲得比聯軍所提的『無條件投降』更佳一些的條件。根據他所提出的條件，德軍退至西垣(Westwall)；聯軍停止轟炸德國城市。在東線，德國則縮短防線，繼續作戰。

羅米爾同時又提議派遣親信的部隊，把希特勒監禁起

來，交給德國法庭公審。他不贊成暗殺希特勒的計劃，因為這會使希特勒變成『殉難的英雄』。

正在這個時候，聯軍大舉侵入諾曼第；羅米爾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向希特勒下最後通牒，要求希特勒馬上與聯軍議和。他限希特勒在四天內答覆。

七月十七日晚，羅米爾由前線歸來，到里伐洛（Lirio）近郊，突然有兩架漆有英國國徽的飛機朝着他的方面飛來，其中有一架低飛至離地數碼之處，向他的車輛掃射。羅米爾受傷甚重，跌出車外，暈了過去。當他躺在路上時，第二架飛機又飛下來向他掃射。他的腦壳，額頭，左眼均已受傷，腦部亦受震甚劇，醫師們診察他的情狀，都認為他活命的機會很少。

最奇怪的事情是：英國空軍的案卷中並無關於七月十七日在里伐洛近郊掃射德國軍車的記載。這是不是希特勒給羅米爾最後通牒的答覆呢？

無論如何，這是對反納粹陰謀的第一個嚴重打擊。第二個嚴重打擊就在七月二十日到來。德軍領袖與德國反納粹人士暗殺希特勒的計劃失敗了。那顆炸彈在距希特勒兩碼遠的地方爆發，毀掉希特勒在普魯士的司令部，傷了二十人，死了四人；可是希特勒却居然逃過大難，毫未受傷。

納粹黨大捕參與陰謀者。捉到者皆被處極刑。

★ ★ ★

到那年夏天，羅米爾逐漸復元；除了左眼受損之外，他的身體健好如恒。

在十月十四日，他在烏姆（Ulm）附近的別墅裏起了一個早，準備迎接他那由前線歸來的十六歲兒子曼弗勒（Manfred）。到傍晚的時份，另有一個客人將來拜訪他。原來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一個電話，說希特勒派遣柏多夫將軍（General Burdorf）要來跟他商量『另派新職』之事。羅米爾在早餐時對他的兒子說：『柏多夫來訪也許是個圈套。』

到中午十二時，柏多夫將軍由麥色爾將軍（General Marsel）陪伴來訪。羅米爾與其妻子出來迎接，大家十分寒暄。彼此寒暄一會，談到可愛的秋天及各人的健康之後，羅米爾之妻及曼弗勒先退出去。

下午一時後，羅米爾到樓上他的妻的臥室去。他的妻看見他神色不對，便問他道：『甚麼事？』

『我在一刻鐘內就要死了，』羅米爾心不在焉的說，好像也在尋味這句話的含義似的。

他連忙告訴她：奇徒那格將軍（後來自殺不遂，終被絞死）向納粹黨人和盤托出，證明羅米爾確曾參與七月二十日的陰謀。希特勒現在給他兩條路走：一是馬上服毒自殺，一是到人民法庭去受公審。那兩個來訪的將軍對他明說：如果羅米爾決定走第二條路，到法庭受審，那麼，羅米爾太太及兒子便得吃吃苦頭；如果他肯服毒自殺，那麼

他的家屬便可享受德國前敵司令所應得的種種榮譽撫卹金。希特勒決意不使德國人民知道這位最孚衆望的元帥有過打倒他而乞和的陰謀。

柏多夫以冷酷無情的態度對羅米爾說明自殺的程序。他在馳赴烏姆的車中吃進毒藥，三秒鐘內即告死亡。他的屍體將由烏姆一間醫院收領。於是，德國政府即可向世人公布羅米爾因七月十七日受傷致死。

在樓上那個房間裏，羅米爾又把這個殘酷的陰謀告訴他的親信阿爾丁傑尉 (Captain Aldinger) 及曼弗勒。隨後，三人便走下樓來。

羅米爾穿上大衣，戴上軍帽，態度和常日一樣活潑。曼弗勒和阿爾丁傑把手套和司令杖交給他。於是他走上停在門口等候他的汽車；汽車開走了。

在德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一件事比此更能表現希特勒利用人類心理的手段之巧妙。這個犧牲者並不是一個哀哀無告的猶太人，在秘密警察的魔掌裏受宰割；而是一個赫赫有名的德國元帥，在軍中有過光榮的歷史，其行軍的英勇和巧妙曾經受過世人的讚頌。然而，這麼一個大將却溫順的讓人家帶去殺死。

爲甚麼他的家人不拿起槍來把那兩個將軍打死呢？這種行爲也許不會救活羅米爾的生命，他們大家可能同歸於盡，因爲後來有人報告附近早已滿佈衝鋒隊，防備嚴密，伺機而動。然而，這種行爲至少可以破壞希特勒的計劃，

使世人知道羅米爾曾有反叛的意向。這種消息一傳出去，也許會使軍心動搖，造成有力的反希特勒運動。可是，德國各階層的人士顯然被希特勒政權那種恐怖手段所懾服，大家都不敢輕舉妄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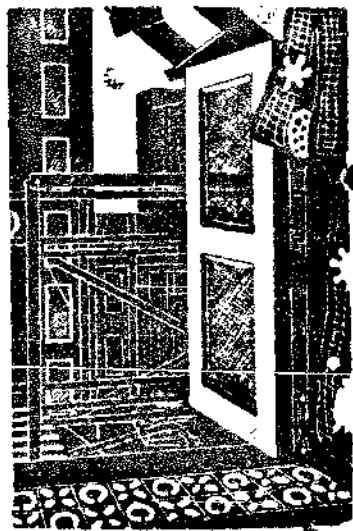
當日下午一時二十五分，柏多夫與麥色爾兩將軍把羅米爾的屍體交給烏姆的醫院。醫院院長提議將屍體解剖，驗明致死原因，但柏多夫將軍連忙說，「別去動那屍體。一切後事在柏林已經準備好了。」

羅米爾乘上汽車之後情形如何，至今無法查明。柏多夫與希特勒在法國的末日一同死亡。麥西爾現在尚在德國美軍佔領區裏被監禁着。那開車的汽車夫說柏多夫命令他和麥西爾離開車子一會兒；到他們回來時，羅米爾已經奄奄待斃了。

十月十八日，羅米爾舉行國葬，納粹的軍政領袖聯袂出席，在隆重的儀式中向這偉大的軍人致敬。倫士特元帥 (Marshal von Rundstedt) 代表希特勒致詞。羅米爾夫人臉色慘白，態度沈默，拒絕挽着倫士特元帥的手臂走出會場。這個意外的反應幾乎造成一種嚴重的局面，使納粹軍人的計劃週到的陰謀露出破綻來。然而，在場的人士很少知道他們所看到的乃是殺人慘劇的最後一幕！

★有事可做，有人可愛，有希望，是幸福的泉源。——Anon.

★人和酒一樣，壞的越老越酸，好的越老越好。——Cicero



★「我的媽媽和爸爸總是打架，媽媽哭了。他們總是很兇地對我講話，差不多每晚都出去。」

有家不歸 唐牧

Robert Zacks 原著

譯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號讀者文摘

每當我經過布洛克林街的轉角以前有一間孤兒院的地方，我總記起了泰杜斯的故事。這個故事是一個在院裏長大的孩子賴利告訴我的。

當時賴利是九歲。他和其他的孤兒一樣，夢想着要找個父母，夢想着一個真家庭。

孤兒們在一個有圍籬的大院子裏很自由地遊戲着。賴利和其他的孤兒時常靠門站着，看着較幸運的孩子走過——孩子和他們的母親，睜大着眼睛在看孤兒。在這種時候，圍籬裏的小孩子中間籠罩着一層的沉默，這是孤獨和傷心的外表。

因此，有一天，當賴利看見門外有一個男孩子向裏面張望的時候，他就很自然地表現他猛烈的憎恨。他跑到門邊去，嚷着，「走開！」

外面那個小孩退縮了一下。接着，他凝視了賴利一會兒，說，「我名叫泰杜斯。我可以進來玩嗎？」

「不，」賴利忿怒地說。「你有家。祇有沒有父母的

小孩可以在這裏玩。」
那個陌生人好像很失望的樣子。賴利感覺勝利得奇突，跑回去找他的朋友們玩「一隻老貓咪」的遊戲。可是外面那個男孩子並沒有走開。他繼續喊他們，直到後來有一個男孩子幫他爬過籬笆。

不一會兒，他們忘記了彼此的不同了，就是賴利也和這新來的小孩做朋友了。在玩好遊戲以後休息的時候，賴利說，「我打賭我們的生活比你的有趣。我們要睡的時候有枕頭戰。你們有枕頭戰嗎？」

「沒有，」泰杜斯欣羨地說。

賴利心中感覺舒服了一點；他有些那個孩子所沒有的東西。過了一會兒，他說，「你還是回家去吧。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不久就得到屋子裏去了。」

「我不能跟你們在一起嗎？」泰杜斯說。「我喜歡這

裏。」

賴利驚異地凝視着。「要是我有親人的話，我是不願意住在這裏的。」

泰杜斯的眼中湧出了眼淚。他說，「那不是一個好的家。我的媽媽和爸爸總是打架，媽媽哭了。你不能讓我住在這裏嗎？」他一面抽咽着，一面說他的父母幾乎每晚都出去；他們總是很兇地對他講話，沒有時間跟他在一起。

因此大家就決定偷偷使泰杜斯進孤兒院去過夜。這是不難的，因為這孤兒院屋子很大，有許多隙縫，壁櫥和碗廚，而院方的職員是太少的。在吃晚飯的時候，他們把泰杜斯藏在一個壁櫥裏。在熄燈以後，孩子們把從他們自己的晚餐所留下的食物給他吃，給他氈子，讓他睡在一間堆藏室的地板上。

第二天賴利向泰杜斯說：「你還是回家去吧。院長快要來了，他會看到你的。」

泰杜斯說，「也許我媽媽和爸爸肯讓我住在這裏。」

賴利很兇地說，「要是我有媽媽和爸爸，我是會想回去的。我敢打賭他們是會要我回去的。」

泰杜斯想出了一個辦法。他說，「也許他們願意收留你而不要我，讓我住在這裏的。」

賴利說，「他們不會要的。」可是他熱切盼望着有父母，因此他願意相信這個奇蹟。於是他們一起到泰杜斯的家里去。當他們到的時候，他們看見門前有一大羣的人，

包括一個警察和一個牧師。當他們看見泰杜斯的時候，他們騷動起來了，連忙把那兩個孩子推進屋裏去。

泰杜斯的父親搖着他的兒子嚷道，「你是到那裏去的呢？我們以為你是被綁票了！」

泰杜斯的母親臉色蒼白，覺得放心了，跪在這孩子的前面。

泰杜斯說，「我到孤兒院裏去。我曉得你們不要我，所以我要到那裏去住。」他指着賴利說，「我要跟他換位子。我比較更喜歡住在孤兒院裏。」

大家沉默了一陣。泰杜斯的父親臉紅了。除了牧師以外，每一個人都靜靜地溜了出去了。

「孩子，這是甚麼意思？」泰杜斯的母親顫聲地說。賴利說，「我要來這裏住。他要去住我的——」

泰杜斯的父親轉向賴利。「是不是你把這主意放進他的腦子裏呢？」他忿怒地嚷着。

賴利退了一步說，「我沒有。我改變主意了。我不跟他交換了。孤兒院比這裏好。」

泰杜斯的父親臉上的怒容消失了，祇留下了痛苦的表情。他望着那位牧師，從牧師的眼中看出了自己的羞慚的倒影。突然間，泰杜斯和他的父母抱成一團在哭泣着。

那牧師把賴利帶回孤兒院去。泰杜斯的家不久就搬場了，賴利一直沒有再看見他。可是這些年來，賴利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在他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我以後，他說，「有一天我要結婚，生小孩。請相信我，我的孩子們會曉得他們是在被愛着和需要着的。我曉得這意義多麼重大！」



★花一些工夫去研究『丈夫心理學』，
所得的代價就是更大的家庭幸福。

丈夫心理學

羅道愛

Ernest Dichter 博士原著

譯自一九四八年九月號 *Journal of Living* 雜誌

「一切男人都是小孩子，一切男人根本都是不忠實的，一切男人都是多情的。」

假如你在想：「這話多對啊！」那麼你應該立刻懸崖勒馬，因為你已遇到危險的信號了。

假如妻子對丈夫的了解只根據上面這些籠統的話，那麼丈夫訴苦說你「不了解他」，又何足怪？這種妻子雖然和丈夫結婚多年，但是他的認識仍如陌路人一般。

你到底認識你的丈夫到何種程度呢？

新時代的母親多數都專心致志於研究兒童心理學，希望可以充分了解她們的孩子。可是能够注意到那些增進夫婦間婚姻幸福的「丈夫心理學」的，實在寥寥無幾。

假如你想加深認識你的丈夫，你對下面四種要素，必須詳加考慮。

第一，他的幼年時期及青春時期你知道多少？

近代心理學家都認為童年是人生最重要的發展時期，個性的基礎都是從這時期奠定的。做母親的總會特別當心指導孩子渡過這個感覺敏銳的時期。

做妻子的也該知道丈夫一生中最含有創造性的時期，你只有從這個時期，才會知道清楚他的志向，他的舉止動作，和他對孩子的態度。假如你沒有這樣了解，你也許會無意中做出一些錯誤，而破壞你們的婚姻幸福。

第二，你可知道你丈夫對將來的真正願望嗎？

他每天早上到辦公室去，下午工作完畢，精疲力竭的回家來，晚上和你及家人消磨時光，然後上床睡覺，翌晨起來，再開始做與昨天大同小異的工作，明天的工作也不外如此。可是這種單調工作並不能斷定他不希望改變生活方式。

真正能了解丈夫的妻子一定會與丈夫共同追尋將來的

希望的。如果不苦幹，無論甚麼願望和理想都是不會實現的。因此她應該輔助丈夫進行一切，也許以鼓勵的方式，也許對他的工作切切實實的加以幫忙。代他處理一切瑣碎的事情，讓他專心致志於較重要的事務。互相認識，互相幫助，大家合作，使夢想終成事實，這樣夫婦間的感情是會更加濃厚的。

第三，你可知道丈夫的弱點或自卑心理嗎？你知道怎樣對付它們嗎？

他也許有些使他煩惱，難過，或障礙他前進的事情——真實的也好，幻想的也好。你能幫助他克服一切嗎？只是同情他是無濟於事的；實際上同情他對他並沒有多大好處，因為你的丈夫也許有人同情他，可是沒有人幫忙他解決難題。所以做妻子的對丈夫不但應該有同情心，而且應該進一步幫助他克服他個性上的弱點。教他怎樣發展他之所長，以填補他的自卑心理，教他如何改正他的錯誤。你如果能貢獻他一點較好方法，同情他，了解他，鼓勵他，那麼你不但幫了你丈夫的忙，你自己也可以得益不淺。

第四，你可知道如何對付丈夫的抑鬱易怒的脾性嗎？爲了人的性情各異，所以沒有固定不變的對付辦法。不過大體上有兩個應付的方法可以應用。

你先要認清你丈夫對這種抑鬱易怒的脾性喜歡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去解決。

假如他是情願直接解決的，那麼你可以幫助他分析使

他容易憂鬱或發怒的原因，分析甚麼事情使他產生這種感覺。這樣你便可以幫助他尋到解決的方法。

假如他喜歡用間接的方法，那麼你一方面要盡力避免提到與此種脾性有關的事情，另一方面可以鼓勵他看看書，彈彈鋼琴，聽聽無線電，或者專心於一種嗜好，或者與孩子玩玩，使他不會閒着靜坐發愁。

認識你的丈夫不僅是滿足好奇心的問題，而且是造成幸福婚姻的必要條件。

花一些工夫去研究『丈夫心理學』，所得的代價就是更大的家庭幸福。

片言隻語

盧慶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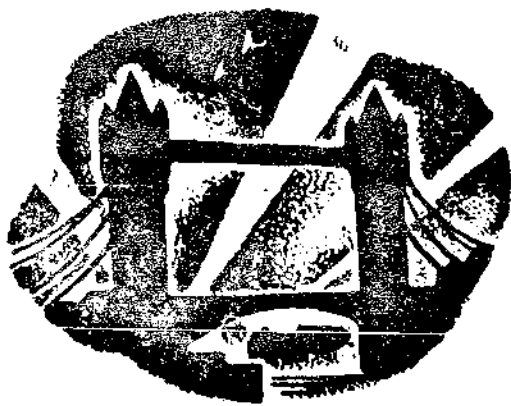
★一個憤怒的母親寫給她的孩子的教師說：『親愛的先生請勿責打我的湯美，他是不慣於被責打的，我們在中除了自衛外決不打他的。』——Nuggets

★只有在一個女子暫停罵她的丈夫而去聽電話時，你才能了解人的語音如何會變。——Neil O'Hara

★記着，當你手指着別人責問時，你還有三隻手指是向着自己的。——Socony Vacuum Refinery

★酒不能消愁，只是把它洗滌一下。——D. Post

★當你的妻子離你去別的城市遊玩時，有一個辦法使她回來，那就是：寄一張本地的報紙給她，而剪去一段新聞。——Th. Welfer



★一位英國的名演員，扮演了二
次大戰的主角蒙哥馬利將軍。

我化身為蒙哥馬利

羅書肆

Clifton James 原著

譯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號雜誌文摘。

簡軍的報告：

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德國最高統帥的人員大家如釋重負地嘆了一口氣。他們得到可靠的諜報員送來的兩份

『蒙哥馬利抵直布羅陀，與總督會談，閱兵並巡視防務後離去，目的地不詳。』

『蒙哥馬利抵阿爾及耳，作例行之巡視。』

顯然地，希特勒和他的僚屬們在互相告慰，老早就擔心害怕的歐陸進攻不至於馬上實現了。否則盟軍戰略部的主腦人物蒙哥馬利，不會在企圖渡過海峽進攻歐陸的前夕去巡視北非的。

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盟軍進攻歐洲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開端。千千萬萬的盟軍猛攻諾曼第海灘——由蒙哥馬利將軍 (General Sir Bernard Montgomery) 親自統率。

相信蒙哥馬利剛在進攻歐洲日以前到了直布羅陀和阿爾及耳這回事，對於德國的警戒有什麼影響，也許是無法估量的。但是令人相信這回事的『絕妙的化身法』，一定是這一次大戰中最有聲有色最富於戲劇性的側面新聞之一。事情的真相現在第一次由曾任英國皇家陸軍軍需副官的詹姆士 (Clifton James) 說出來了，他便是這齣戲裏的主角。

上校喚我到他的辦公室裏去，幾乎是偶然地說道：『

因為某些緣故，蒙哥馬利將軍的行動必須不讓那些過海峽

來的間諜們知道，在目前這是很重要的。其中的一個辦法是在蒙哥馬利將軍沒有去的地方，要有一個化身出現。我

們希望你担任那件工作……

我嚇得目瞪口呆，答不上話來了，但是我一定含糊地說了些聽起來像是答應的話。因爲上校以輕快的語調說，『好極了！』而且交給我一張紙條，說道，『每天上午九點半鐘打電話給這個號碼請示。』

我昏昏沉沉地從他的辦公室走出來。想到我或任何人扮演偉大的蒙哥馬利，而且得到官方的准許，真是異想天開，不可能的。這是一個演員（我在從軍以前當過二十年的演員）所夢想的那種事，但這決不會實現的。可是那張紙條却使我知道我不是在做夢。

自然，我非幹不可，的確，我的身材與體態和蒙哥馬利的差不多，有同樣瘦削的面孔和修剪得很短的鬚鬚。我甚至在軍隊裏逢場作戲地扮演過幾次蒙哥馬利將軍，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軍官們才想到選用我。但是胆大妄爲的來玩這一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一晚上我簡直沒有睡好。第二天早晨，我打電話叫紙條上的號碼，我想一定會發現這件事不過是一個玩笑。但是回話的人叫我到陸軍部『第十室』報到。

一位參謀軍官接見我，閒話也不說一句，便指着疊在椅子上的全套制服說道，『你可以試穿一下。』那套軍服上有中士的臂章。我先想到我會『升格』到將軍的階級——可是，我却要降格爲中士了！那位軍官笑一笑說，『你得當幾天蒙哥馬利將軍的隨員，這樣你可以有機會學習

他的神態。』

次日早上，一大馬隊高級軍官到東岸某地參觀演習時，我被派定坐在汽車裏，正坐在蒙哥馬利將軍的後面。我不過是個軍需團副官，那時候我根本不明瞭演習的意義。隨即我開始在心裏留意。『他坐在汽車的左邊。』我注意他行禮的方式；他環顧左右時幾乎像鳥兒一般的態度，他突然轉身目光炯炯地盯住某一個人的習慣。

我們駛近了海灘，眼前是一片奇景。目光所能及的遠闊的海面上，列着許多戰鬥艦、巡洋艦、驅逐艦，和形形色色的船隻。飛機在頭上穿來穿去。登陸艇吐出坦克、裝甲車、大砲和成千成萬的兵士。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看到的是進攻歐洲日的預演。

在灘頭上岸，經過圍着蒙哥馬利的一小隊軍官的許多步兵中，有一個年輕的兵士，他的裝備好像沒有弄好。蒙哥馬利走近他，很熱練地把他的背囊弄妥貼了。『唔，孩子，』他說，『這舒服多了吧？』然後在那兵士的背上拍一下，叫他走了。我心裏又留意到那種『親切之感』。

兩天以後，我單獨地親自會見我的『原形』。我第一次精密地觀察他，他從桌子後面伸出手來握手的時候，引起我一陣很大的疑懼。蒙哥馬利太像一位偉大的將軍了，他本人——太像了。

他招呼我坐下來，微笑着說，『你得知道，你有很大的責任，不過我曉得你是一個演員。』

「是的，先生。我整個一生的確都是在舞台上的。」
我們長談之後，他又和我握手。

「詹姆士，祝你幸運，」他說，「我相信一切都會很順利的。」

此後不久，我自己的「行動時間」到了。上校給我一次最後的訓示——和複製的「套蒙哥馬利的著名的制服，加上一頂有兩個徽章的便帽。只有在直布羅陀和阿爾及耳的幾個主腦人物曉得這個秘密。黎明時分在英國機場送行的高級軍官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事情的真相。這次起程是我的第一次試驗！」

一位少將和一位上尉跟我在一起做我的隨員。我在那位少將的臥室裏換上將軍的制服，和整理好我的頭髮和鬚鬚。我斜戴上我的便帽，輕快地走進起居室，少將正在那裏等候着。他雖然知道我在他的臥室裏所幹的把戲，顯然也吃了一驚。這是令人安心的。

雖然在一條很荒涼的路上飛馳，我仍感覺到好像有無數的照明燈突然照着我。當我們的汽車行進的時候，一個騎腳踏車的女孩子向汽車望望，發狂地揮着手，使她的車子很危險地左搖右擺。在路邊走過的兩個兵士也迅即致敬！突然間我明白了——這些人是在向蒙哥馬利將軍致敬！

在機場附近，一隊憲兵摩托車護衛隊迎着我們，引導我們通過機場駛近一架停在那裏的飛機。機中人員筆挺地立正站在飛機旁邊。我被介紹和駕駛員領隊斯里 (Slee)

見面，他是邱吉爾的私人駕駛員之一，一位身材端正的青年人，胸前掛着許多勳章。在機中人員那邊，還有一羣必恭必敬的高級陸空軍軍官。我想到上校說的話：「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禁啞然失笑。

我走進飛機，少將，上尉和機中人員跟着走上來。飛機怒吼，準備起飛了。在地上的人們揮着手，我也向他們揮手，然後我們升空了。

少將帶着滿意的神色，對我說，「你幹得妙極了。」

「謝謝你，先生，」我回答道。

「別叫我「先生」，」他嚴厲地說，「你記着，在直布羅陀我得叫你「先生」。」

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藍色的地中海在我們下面展開來——直布羅陀在望了。

當飛機着陸滑行停下的時候，我在重溫我的「台詞」。我從扶梯上走下飛機時，海陸空軍的將領們都走近飛機來迎接。我向他們回禮，走近他們，然後我第一次以「蒙哥馬利將軍」的身份正式講話：

「諸位早。弗力呢？」

直布羅陀總督拉弗·伊斯特伍德爵士 (Sir Ralph Eastwood) 的副官弗力少校 (Major Foley) 走上前來。

「我在這兒，先生。早安。我希望你的旅行是很愉快的。」

我和他握握手，閒談了幾分鐘後，又矯揉造作地說，

「唔，弗力，我們到總督府去吃早餐吧。我沒有很多時間。」

在汽車裏，我雖知道弗力「明瞭內幕」，我仍和他作「官樣文章」的談話，給司機和坐在前面的一位軍官聽。可是並不需要多談話。我一直在忙着向街道兩旁的羣衆們揮手。時間雖在清晨，消息已傳遍了直布羅陀：蒙哥馬利到直布羅陀來了！在總督府裏，拉弗爵士在迎接我。他的僚屬和僕人們站在四周，想瞻仰一下蒙哥馬利的風采。

「喂，拉斯蒂，」我驕然地笑着，我記得要叫他的綽號。「你好嗎？」

「蒙蒂！好極了，又見着了你！」他喊道，同時熱烈地和我握手。「請進來讓我們談談。」他打開書房的門，我們走進去了。關上門以後，他讚歎地望着我。「詹姆士，這真像極了，」他突然叫道。「我裝得怎麼樣？」我告訴他，他做得非常好，我的話好像使他大爲高興。

然後用早餐，在長途飛行之後，醃肉和蛋在我看起來似乎好得很——但是我記起我所受的訓示：蒙哥馬利不吃蛋，不吃猪肉做的菜。然而我勉強吃了一頓滿意的早餐，飯後總督和我在花園裏散步。

我即刻感覺到一種「氛圍氣」。工人們在忙着修理屋子的一部份，雖然他們在繼續工作，顯然地沒有對我們加以注意，但我能看出他們彼此之間在興奮地低語着。

後來總督和我又坐車到飛機場，蒙哥馬利到達的消息

迅速地傳播開來，現在街市上的人羣加多了三倍。在路上我屢屢向歡呼的兵士們和直布羅陀的居民揮手答禮。在機場上，除開現在已熟識了那羣高級軍官之外，又增加了許多兵士和工人。

幾小時後，我們到了阿爾及耳。在那裏我第一次碰到「美國派頭」。給我坐的汽車是最華美的一種，由一個漂亮的美國女司機駕駛。駕着摩托車的憲兵從機場一路護送我們，喇叭按得直響。我感覺我成了強盜影片中的主角。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橫蠻的交通管制。本地的卡車，軍用車，私人汽車都被迫在路邊上行走。如果它們開到溝裏去了也毫不在乎——蒙哥馬利將軍要到阿爾及耳去！當鬧哄哄的馬隊馳近梅特蘭威爾生將軍（General Sir Henry Maitland-Wilson）的司令部時候，附近的人們一定沒有一個人懷疑這回事。

突然間，我的冒險事業結束了。蒙哥馬利將軍烟消雲散。沒有人注意這個疲憊不堪，面孔瘦削的軍需團副官，他隨即出現了，帶着他自己的背囊，走上到開羅（Cairo）去的飛機。我隱居在那裏一直等到……

——你聽到了嗎？他興奮地高叫道。「今天我早上我們在法國登陸了……」
現在我在法國登陸了……
不能希望再扮演像那次從倫敦到直布羅陀和阿爾及耳的怪誕不經的假面劇中，那樣令人興奮的蒙哥馬利將軍的角色。



★菜蔬和花朵的生長，是消除恐怖，把新希望帶給廣島人民的唯一最大的力量。

廣島復生記

黃嘉音

Tokushi Imanura 原著

譯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號讀者文摘

一九四七年八月初，原子彈投落在廣島正好兩年以後，我重新到廣島去，去看那位彈下餘生的紅十字會醫院青年外科醫生佐佐木。他曾為二千以上被原子彈炸傷者做外科造形手術。我離開時帶走了一個奇異而動人的故事。

他告訴我說，廣島的人對這神秘的新武器起了『砰！』這名字。在被炸以後不久，人們開始聽到以後七十年內，人類，動物，和植物，都不能在廣島生存了——他們聽說輻射能甚至將使蚯蚓，鼯鼠，和其他地下的動物都無法生存下去了。

開始的時候，這種故事在有些地方耳語傳說着。後來到處都是這種話了。這些聲音變成緊張的高聲，民衆大受驚嚇。一羣羣的民衆，背上揹着少數的財物，逃出城去。

在離開紅十字會醫院不遠的一個醫院裏，被原子彈炸傷的病人在鼓噪喧嚷着。他們哀求道，『讓我們出去！在這裏我們祇有等死！』

醫院的院長想法子安慰那些半瘋狂的病人，可是他自已對於他所給他們的保證，也毫無信心。不過他知道，要是使他們離開醫院的照顧，他們很快地就會死的。

『病人們，等一等，我有一個辦法，』他在無可奈何時說。『我去種一些蘿蔔籽。等着。祇要等到我們看見結果的時候。』

幾天過去了。那些天過得又慢，充滿着焦慮和恐懼。冷風帶來了秋天，把光禿的楓樹枝吹得嘶嘶作響，那些樹葉是被原子彈炸光的。種植種籽以後約十天，有一個病人衝進病房裏來。『病人們，它們在長了！你們不明白嗎？籽已經出芽了——』最小的幼芽，可是它們已經出來了。』

大家都爭着衝到花園裏去。真的，在那秋天微弱的陽光下，有綠色的芽從黑泥中鑽了出來。每個人都跪下去，緊張地用指尖去撫摸那些幼芽。

有聲音從病房的窗口傳了出來，是院中被原子彈灼傷

最重的病人的沙啞嘲弄的聲音。「你們真的以為那些嫩芽會生長嗎？等着看吧。它們將和我一樣皺縮枯乾掉的。」

第二天早上，這一羣病人又回來了，在蘿蔔園旁圍成一圈。這時候有人在幼芽上澆水，並且在四旁造了一個小籬笆。幼芽一天天地長高起來。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見那些病人圍蹲着，他們的堅忍的臉上有一絲希望的光彩。

有一天清晨，有一個盲目的女病人在花園裏摸索着，她的手指在挖着那肥沃的棕色泥土。她的急切的手躊躇了一會。接着她的手牽動了一下，就站了起來。清晨醫院中沉靜的氣氛，突然被她那尖銳的叫聲劃破了。

「它長大起來了！蘿蔔長大了！」

她立刻被其他的病人包圍起來。她緊張地揮動着那隻蘿蔔。她的嘴邊有泥土；她咬了一口，是蘿蔔的滋味。

其他的病人真是驚喜欲狂。他們抽泣着，笑着，哭着，喊着，有的跪下去吻泥土，另外一些病人圍着那盲人跳着舞着，有一個病人又拔出了另外一隻蘿蔔在吃着。

現在，兩年後，我看見蘿蔔，紅蘿蔔，番薯，蕪菁在醫院的花園中生長着。大波斯菊，中國鐘花，天竺牡丹，和早秋菊都長得欣欣向榮。

佐佐木醫師告訴我，「我們還不曉得輻射能對人類影響的全部知識。有些灼傷處還沒有癒合；有些病人完全復元了。可是我想，菜蔬和花朵的生長，是消除恐怖，把新希望帶給廣島人民的唯一最大的力量。」

立創年三國民

行銀業商蓄儲託信華新

務業行銀切一營經

行總

(口路江九)號五五二路西江

話電

部各接轉三六八二一



★在紅海流域中，人口販賣是一種『高尚』的職業。奴隸販賣在社會學和心理學上有其存在的因素，不易立即禁絕。

奴隸販賣

藍萍心

John Lewis Carver 原著・節譯自 *Magazine Digest* 一九四八年十月號及 *Everybody's Digest*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號・原載紐約出版之『聯合國世界』(United Nations World)

聯合國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發表關於禁止各國販賣婦孺的第一次報告。歐美各國大報均與聯合國合作，供給充分的資料；只有沙地阿刺伯 (Saudi Arabia) 和葉門 (Yemen) 不會提過任何報告；因爲在這兩個國家中，不但販賣婦孺相習成風，而且最原始的販賣奴隸的方法還是極爲盛行的。

在紅海流域中，人口販賣是一種『高尚』的商業。這種風尚已經有着悠久的歷史。在蘇丹 (Sudan)，索馬利蘭 (Somaliland)，尤其是在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奴隸販賣許多世紀以來就是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

做奴隸乃是一種職業，跟細木匠或皮鞋匠一樣。奴隸一代一代的在主人的家裏培養起來，其社會地位比普通的僕役更高。奴隸的主人娶奴隸的女兒爲妻，而岳父母親們照

樣做奴隸；這種事情是司空見慣的。

英人在百餘年前佔領印度洋上的阿丁 (Aden) 之後，便開始禁止奴隸販賣，可是成效甚微；直到一九二〇年代，非洲發生了兩樁重要事件，英人的努力才看到一些成績。第一樁事件是：英國外交部接管蘇丹，賄賂公行的埃及政權推翻，當權的英國官員開始嚴禁奴隸販賣。第二樁事件是：瑟拉西 (Galle Selsie) 統一阿比西尼亞之後，請求加入國際聯盟。英國認爲阿比西尼亞是撲滅紅海區奴隸販賣的最大障礙，堅決反對。國際聯盟建議請阿比西尼亞禁止奴隸買賣。瑟拉西答應照辦，並且遵守諾言。今日該國已無奴隸買賣，不過販賣奴隸的商人依然時常在國境內經過。

對於其他要求加入聯合國的國家，英國倒沒有這麼認

真。當聯合國考慮沙地阿刺伯和葉門的申請時，沒有人提過異議，居然讓這兩個世界僅存的奴隸販賣國家加入為會員。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和風尚習慣完全建立在奴隸販賣的基礎上，與聯合國的憲章背道而馳。

今日紅海流域的人口買賣（在查禁之下依然甚為繁榮）全部集中在沙地阿刺伯和葉門這兩個大市場。這是一種風險重重的生意。大概的奴隸裝在船上駛過紅海，一年不過四五次。在當局封鎖的政策下，這些『貨色』必須以走私的方式偷運過去。英國政府在紅海上有兩艘兵艦常用駐守，嚴防私運奴隸的帆船偷渡。

我認識一個奴隸販賣商人，名叫克倫霍落（Krummholts），從前會做過普魯士軍官。他手下有一隊全副武裝的海盜，時常偷襲鄉村，綁架三歲至八歲的兒童。他們把這些肉票運到相當遠的根據地，加以教養——女的養到十歲至十二歲，使她們均會唱歌，會裝飾得花枝招展，懂得怎樣博男子的歡心；男的養至十歲至十六歲，使他們身體強壯，成為甘願勞役的工人。

到這些肉票『畢業』之後，奴隸販賣商人便組織護衛隊，把他們偷偷運到紅海附近非洲沿岸的一個秘密市場，讓阿刺伯主顧看看『貨色』，講妥價錢，約定在一個人跡罕至的港口交貨，由顧主特備的帆船等在那邊裝運。有一次，我在這一個港口看見三百個男女兒童用鐵鍊鎖住，裝上十一隻帆船，躺在船裏，身上給一袋袋的阿比西尼亞

咖啡蓋蔽着。

這些販賣奴隸的走私商人在危急的關頭總採取最安全的應變措施。當偷運奴隸的帆船上的守望者看見附近有巡邏艦時，走私商人立刻命令船員把奴隸拋進海裏去。這批可憐的奴隸在重重的鎗練中被拋落水，是絕無生望的。這種事件對走私商人無疑是重大損失，可是運到阿刺伯沿岸的奴隸為數不少，利潤豐厚，通盤計算起來，所得尚能補償所失。在生意興隆的年歲中——由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年——一個女奴隸可賣美金九百元；男奴隸甚為便宜，一個十二歲的壯健的男童賣不到二百五十元。

希望任何機構來撲滅這種人口販賣——尤其是少女販賣——是極端困難的。因為在南阿刺伯這種地方，兩性鬥爭十分劇烈，訓練女人以談情說愛，在社會學上和心理學上講起來，乃是必要的手段；而這種女人販賣的生意自有其存在的因素。阿刺伯人的妻子乃是天下最受虐待，最痛苦，外表最冷漠無情的妻子。女性的冷漠無情為阿刺伯文化的一種要素。阿刺伯的男人性慾旺盛，在這種環境下，無疑的是天下最不快樂的丈夫。

由我的東方朋友所遭遇到的一段悲慘故事，更可以看見這個問題的嚴重。

我的朋友是個漂亮的青年男子。他跟一個不相識的少女結婚；這新娘是他的母親和姑母替他選擇的。在經過整整四天的儀式繁瑣的阿刺伯婚禮之後，他初次走進他那陳

設簡陋的洞房，懷着滿腔的興奮而熱烈的心情，準備去欣賞新娘的神秘之美。

他起初以為房內無人，新娘不知去向——可是張眼細視，却在洞房的一個角落裏看到一些東西，好像是一堆女人衣服一樣。原來那就是他的妻子，戰戰兢兢的蹲在那裏發抖。當他走近時，她拼命移開，一對大眼睛露着恐怖的表情。

我的朋友試以和善而親熱的言詞去撫慰她，可是毫無反應。後來他伸長雙手走近她，那新娘子却暴動起來。她突然像豹子一樣跳了起來，用手指甲猛力的抓破他的臉孔。

她用身上各種『武器』以自衛；用手指甲抓他，用牙齒咬他，用拳頭擊他，用腳踢他，弄得這個新婚的丈夫無法招架，被打得遍體鱗傷，血流不止，趕快逃離這新婚之夜的暴風雨。

這並不是絕無僅有的事實，否則不值得一提。這是多數阿刺伯男人在新婚之夜常有的遭遇，其不同之點只在新娘見新郎時所表現的恐懼和暴行稍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另一個阿刺伯朋友露着天真無邪和絕望的神情問我道：『這樣，如果我到別地方去找點安慰，你還會責怪我嗎？』

阿刺伯一帶娼妓隨處皆是，奴隸販賣至今無法制止，原因在此。這世界最古老的職業——娼妓——就是在這個區域發展出來的；今日每個阿刺伯市鎮，甚至最小的村落

都有一條娼寮林立的街道。這裏的娼妓多數不是阿刺伯女人，而是由索馬利蘭，蘇丹或阿比西尼亞走私過來的奴隸或『解放』的奴隸。

蘇馬利蘭的少女最受下等社會人士的歡迎。貴族比較喜歡阿比西尼亞美女。但最吃香的倒是阿刺伯少女。

阿刺伯女人在宗教上和社會上的地位很低。她們在閨房中多數是冷若冰霜，不但不能給男人以快樂，而且有時連幸福家庭生活所需要的一點人類的溫暖都沒有；這好像是她們對重男輕女的社會的一種可怕的默然的報復。

阿刺伯男人受了傳統觀念的影響，始終認為情慾無法抑制，而且也不想加以抑制。女人對付丈夫的方法不是用冷淡的拒絕態度，就是歇斯特里的喜怒無常，哭笑併作。當左隣右里的女人聽到這種號啕的聲響時，她們便都跑了過來，以壯聲勢，大家號叫吶喊，鬧成一片，以慶祝女性對男性的勝利。這樣，開始是丈夫強向妻子求愛，結果却變成大隊女人嘲笑男性的場面。

目前在沙地阿刺伯和葉門共有一千五百萬奴隸，佔整個半島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這些奴隸多數是女性，在阿刺伯人的家裏兼任女傭和妾的職務。據說奴隸現在還是供不應求，雖則價錢已經沒有一九二〇年代那麼高。一隻駱駝只賣美金十五元至二十元；一個阿比西尼亞或索馬里蘭的少女，縱使只有八歲，可賣一百元。受過特殊訓練的美女還可以賣上五百元。

在阿刺伯，你隨處可以看見奴隸，有的在主人的家裏做雜務，有的則坐在娼寮裏等待主顧的光臨。

在阿刺伯人的家裏，女主人大抵是冷若冰霜，拒丈夫於千里之外的；因此男人便轉向女奴隸尋求安慰。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女奴隸當然受太太們的妬忌，可是在大體上說起來，她們倒可以享受到相當的自由和尊敬。她們多少受阿刺伯的社會傳統所保護；她們替生人所養的孩子均可成爲自由人。

那些以娼妓爲業的奴隸，其生活更爲自由。可是，據最近一次關於此問題的國際會議的報告，事實上「阿刺伯的婚姻道德觀念與娼妓制度距離並不很遠」。

統計數字很少，而且不大可靠；不過在阿刺伯，離婚率顯然是十分高的。據說在一年六千五百個婚姻中，離婚者達五千之多。結婚一次的女人僅佔全數百分之五。多數女人結婚在六次以上，甚至有結婚十八次者。

近東各地娼妓的結婚離婚成績似乎較佳。娼妓常常與狎客結婚，在婚姻中尋到幸福。在一千個已婚的娼妓中，沒有一個結婚在六次以上——這種成績在近東婚姻史上是頗爲難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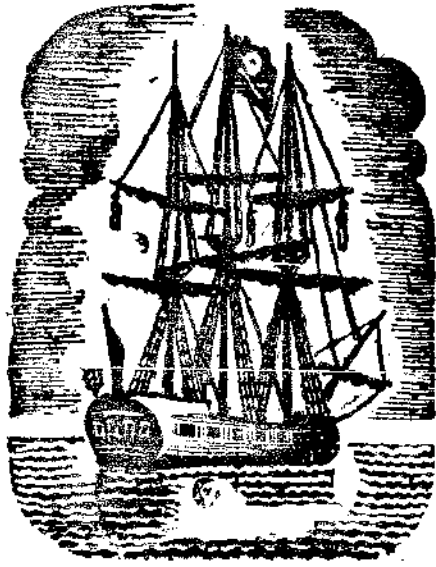
對於奴隸販賣，多妻制和娼妓問題，聯合國正在作全盤的研究，可是這個國際機構想跟近東建於奴隸制度上的文化鬥法，恐怕是不太容易的吧。

金 城 銀 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電話一四二〇〇

分行處：全國重要城市



美國走私黑幕 虛明

★與其想偷稅不報關，讓珍貴的物品被沒收掉，不如照章付些關稅，那要穩當多了。

Wendell J. Furness 原著

節譯自一九四八年八月號『皇冠雜誌』

到美國的遊客和旅行的人，常把美國海關的稽查員當作是一些身着灰色制服的魔鬼，鐵腕無情，對一般人都抱了一種仇視的態度。旅客們從外國帶去東西，遇到要付稅，或是遇到須把那些美金的淫畫交出充公時，他們總是怪海關的稽查員在故意的和他們為難。其實，美國海關的稽查員並不是仇世忌人的怪物，他們不過是美國的公務員，他們的職責不過是執行美國國會制定的稅則和禁毒法令罷了。

普通一般去美國的旅客，遇到海關檢查時，祇要他們不故意違法，舉動有禮貌，他們是不會遇到甚麼麻煩的。不過，假使故意犯法，那按照美國聯邦的法律，却是有罪的，犯者將受到嚴厲的懲罰。由走私者處抄獲的物品，一起充公，除充公外，更須繳付與貨物價值（按美國市價）相等的罰款，再加上應付的關稅。走私者付完罰款和關稅

後，海關當局更將走私者的姓名記在嫌疑犯的名冊中，此後無論何時，一入美國國境，經過關卡時，他就會遇到嚴密的檢查。

即使走私者能够混過關卡，微幸地把私貨運入美國境內，他們的前途也是荆棘密佈，正未可樂觀，原來美國差不多每一個城市內，都駐派有海關緝私人員。譬如，假使你在報上面登一段廣告，說你有某種貴重的外國貨出售，就會有海關的緝私人員跑來拜訪你，看你該項貨物有沒有已繳關稅的稅單，而這不過是一種例行的檢查工作罷了。

走私者即使不這樣被海關人員查獲，在別的場合仍會落網。譬如，美國某一位陸軍少校從亞洲回到美國，裝了一口袋不曾開鑿的黑貓眼石，他所乘的飛機在檀香山美國軍用飛機場降落，混過了海關，海關有一位稽查員把他的行囊略微看了一眼，就放他過去了。那位少校不覺放心的

舒了一口氣，心想：最後一道難關終於逃過，他私運的寶石這一來可以暢行無阻了。

少校回到美國賀波根城自己的家裏，就把那未曾鑿開的寶石交給一個寶石匠人，令他去雕琢。照例，寶石工匠收到客人的寶石，很少會把寶石丟掉的，可是這一次不巧，他偏偏把少校的寶石給丟啦。寶石匠人把寶石失落後，情願賠少校錢，可是少校却說出一個極大的價錢來，獅子大開口，這一來可把寶石匠人駭倒了，他忙去把他的保險公司的管事人請了來。

保險公司的管事人來了後，即索取少校的進口報單底單，看上面的報價是多少。這件事吵鬧下去後，不久少校非但丟了他的寶石，更被控走私舞弊，行爲不檢，有辱官箴。說起來也好笑，假使少校進口時，按照海關的規則報關，那不會開鑿的寶石，無須付稅，倒是可以免稅進口的。

有時你看見一個美國海關的稽查員，在許多旅客中，單揀其中一個旅客，傾箱倒篋，苛刻的檢查他的行李雜物，你看到這種情形時，別就以爲：美國海關的稽查員是在欺負一個旅客，單和一個旅客爲難。要曉得，那『受欺』的旅客，若不是嫌疑犯名冊上有他的大名，便是海關當局搜捕走私積犯的對象。

有許多外國行家的職員常常藉告密獲得酬報，他們打聽美僑或去美國的旅客在國外購買了高價的物品時，便

將是類情報供給美國海關當局。等海關抄獲私貨，處罰走私者後，告密人可以分得罰金百分之二十五的獎金，最高的獎金額爲美金五萬元。

現在來講一則因密報而緝獲走私的故事：美國有某太太，在巴黎購買了一件珍貴奢華的新裝，買後叫裁縫替她修改，要在星期二之前替她改好。該服裝店的裁縫非常客氣周到，她對於這位女顧客十分注意，她打聽出她的姓名，更打聽出來，知道她是一位遊客，那星期二即將動身往美國去。除了這位太太而外，再有幾位顧客，也會去該店購買服裝，令該店裁縫修改，並且也和某太太同船赴美國，裁縫打聽清楚後，把她們的姓名記下來，並把她們所購的各種服裝以及其價格，一起給記錄下來。然後把一張清單交給當地的美國國庫駐派特使（或是用航空信遞寄給美國的海關緝私科）。

當上面講的那一艘船開抵美國，進入紐約港口時，那幾位旅客，一心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把私貨帶進美國的，想不到海關密報會得到那麼快，他們一上岸時，所帶的偷稅的東西，一起被抄出來沒收掉，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把這班旅客都給駭呆了。

在上次大戰之前，美國海關人員很難得會檢查到本國海陸軍的軍事郵件，於是遂有許多軍人，把外國貨漏稅，私運入境。美國海關當局也知悉這事，但是因爲抄查軍事郵件，涉及軍事上的秘密，所以祇好不加理會。可是後來

有一艘海軍軍艦，上面的軍官又來這一套把戲，事情終於鬧穿了。

當那一艘運輸艦由中國開赴舊金山，經過檀香山，進港停泊時，碼頭旁邊同時泊了一艘日本貨船。美國海關當局，每逢有日本貨船停泊碼頭時，總派了稽查人員，分佈在碼頭四周巡邏監視，因為他們知道：日本政府一向主持有大規模的走私機關，專門私運毒品私貨。所以，這次海關就派稽查員到運輸艦上面去，監視海面上日本貨船上的行動。

船長見海關人員登艦，立刻命令他們下去，海關人員迫不得已，祇好駕一艘小艇，在運輸艦和日本貨船中間一條狹窄的水面上面巡邏着。檀香山的海關當局得悉此事後，心想一定要給該運輸艦的艦長一個教訓。

於是夏威夷的海關派了一批稽查人員。二十四小時，日夜輪流，在運輸艦的舷門邊守着，凡是上下船的人一律加以檢查。同時更通知舊金山方面的海關當局，等運輸艦離檀香山，一開抵舊金山時，立刻有大批的稽查人員迎將上來，這一批人中，有海軍高級官員，以及海務處長等。

運輸艦的舷門剛剛靠攏岸，祇見一個人，背了一包郵包，飛也似的搶上岸來。海關稽查員趕上去把他攔住，那人一把把稽查員推開，說，「這是交給海軍高級官員的軍事郵件。」話還不會說完，海軍高級官員走將過去。

他說，「我是海軍高級官員，把郵包替我放下來。」

接着一個海務的信差從船上跑下來，背了一個郵包，他說，「這郵件是交給海務處長的！」話言未了，海務處長走上前去，說，「我就是海務處長，把郵包給我放下來！」

經海關稽查員一檢查，郵包中赫然多半是未曾報關的中國貨，再一檢查船艙和旅客的行李，又發現了許多限制入口的物品。結果是大量的物品一起充了公，船長受到嚴厲的警誡，水手被關禁起來，經過很久的審詢，才得釋放。

當上次大戰，及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美國海關關員又接受了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任務，就是執行軍部命令，禁止軍人攜帶紀念品進口。這件事講來像似簡單，實際上却很多困難，原來陸軍當局下令，一切官兵，不准攜帶戰利品進口，而海軍當局却准許官兵攜帶「少量」的紀念品入。於是海關當局不得不奉行這雙重矛盾的禁令。

就在美軍在比基尼試驗原子彈後不久，有一架飛機飛抵檀香山，機中乘載的是海陸軍的軍官，內中每一位軍官都帶了一枝日本來福槍，那是他們的戰利品。海關關員完全照着法令行事，凡是陸軍帶的戰利品，不管是大將的或是小軍官的，一律沒收，凡是海軍帶的戰利品，不論是大將的或是小軍官的，一律放行，這一來陸軍方面當然大肆咆哮，但是，海關關員一切依法辦理，任你怎樣抗議也無用。

看了上面這些事情，就可以知道美國海關當局奉公守法，辦事嚴格的精神。所以，假使讀者們，你們去美國，在上船的時候，走過一個甜言蜜語的人，遞上一個包裹給你，託你帶給他住在紐約附近的姑媽，你不可以隨便接受，你必須慎重的考慮一番。因為，假使託帶的那貨是須納稅的話，你得補付應納的關稅，假使你不曾按章報關，查出來後，你還得付罰款。並且，託帶的包裹中很可能還會藏有毒品，因為走私的人，總是探不老練的旅客，利用他們，把毒品私運入境。

美國每一個港口，都駐有一隊海關船隻檢查隊，商人給這種檢查隊題有一個混號，叫它『四十大盜』。檢查隊搜查船隻，馬虎或頂真，要看一隻船以往的聲譽如何，是否以販運私貨『聞名』，看船上的水手中有沒有著名的走私犯，看事前會否收到外國經營毒品的商人的密報。海關關員檢查得嚴密時，搜查到船上每一個角落裏，由船頭到船尾，由桅桿上直到艙底，沒有一處遺漏。稽查隊普通包括六名至八名海關稽查員，一個船上的代表，這代表通常是船上的大副。這一隊人走到那兒，把那兒的鎖打開，仔細檢查，假使藉故不開時，他們就把鎖給扭毀掉。

當緝私隊搜查得緊張時，急忙了的走私犯可能會把他攜帶的鴉片，順手揀一隻箱籠，給塞了進去。無辜的旅客，往往可以證明他本人遇到了栽贓，實在是冤枉的，不過海關關員對於販運毒品的條件，一些都不肯含糊放過，

他仍須把旅客的姓名記錄在嫌疑犯的名冊內，這人的大名一經被登記之後，以後他每次航行時，都逃不了海關人員的嚴密檢查了。

走私的老手，有時由於一點小的破綻，結果功敗垂成，把整個走私的秘密都給洩漏出來。有一個海關稽查員，有一次循例檢查一個水手，見他身邊帶了兩包香烟，其中有一包香烟是已經拆開來的。水手走過碼頭時，海關稽查員祇見他把另一包不會拆開過的香烟拆開，揀了枝香烟燃着吸了起來。稽查員心想：他既然身邊還有一包已經拆開了的香烟，爲甚麼拆開一包原封不會動過的香烟呢？於是水手走過去又被叫轉，這次一檢查之下，查出那隻已經拆開的香烟包裏面藏的都是鴉片。他把一排切短的香烟頭膠黏在香烟包空口的一面，看上去和一包香烟一樣。再一仔細搜查船艙裏面，在水手的艙舖裏又查出大量的鴉片毒品。

美國海關關員對於普通一般旅客，並不是存心要頂真，祇是經驗的教訓，使他們不得不如此。海關稽查員每次檢查過旅客的行囊後，必須在他的報單上面簽字，假使將來再查出該客帶有漏稅或是違禁的物品，當時經手檢查的關員是要負責的。

美國海關的人手很缺乏，所以稽查員上班時，往往一連四十八小時不得休息。他們不分晝夜，遇到需要時，立刻須出動巡邏檢查。有時半夜裏三點鐘，忽然一架飛機到

了，稽查員睡夢中被喚醒，趕往飛機場去檢查，像這種情形，他對旅客們板着脸，那也是無足怪的了。所以去美國的旅客們，爲了他們的便利起見，不妨記住下面幾點：

旅客入境時，即便不會帶任何須要報關的東西，每人仍應當遞一張報單。凡是在國外購買的東西，或是在國外修理改造的東西，一起都應該把它們填在報單上面。海關關員檢查行李時，旅客應當跟隨着自己的行李，假使本人臥病時，則應當另請一位代表到場。

旅客們若攜帶有國外購得的衣服，不要把衣服上面的店家牌號給扯去，別以爲這樣一來，海關稽查員就看不出那是外國貨來。即使海關當局不會獲得密報，海關稽查員一看到舶來品，立刻就辨別出來。

假使旅客對於海關的估價，認爲估得太高，他可以申請重行估價，但是必須乘扣押的物品提出海關關棧之前，提出申請。假使旅客因爲要偷稅，故意將貨物的價值報低，非但他的東西可能會被充公，他還得付相當的罰款。

旅客們離開美國時，若帶有外國貨，應當先向海關登記，一經登記之後，下次再攜帶原物回到美國時，就不用再付進口稅了。

旅客付稅時，應立刻付美金，支票是不收的。假使旅客一時付不出錢來，他可以請求海關當局，把他的東西暫時扣在碼頭上，若有意外損失，海關是不負責的。假使旅客不會作這種請求時，海關就把他的東西送到關棧裏面，

等旅客付清關稅提貨，過期不付稅，東西就被拍賣掉了。

海關關員並不一定檢查旅客所有的行李，不過揀一兩件出來查查，但是走私的人，仍常常被他查獲。當他在碼頭上來回走時，他在留心看有無形色張皇的旅客，看有沒有裝着夾層的箱籠，看舊衣服下面是否隱藏有包裹，看旅客的口袋是否塞得十分臃腫，看他們的手上是否載有珍貴的戒指。

美國的海關人員並不敢妄想，禁絕一切走私活動。但是，由於他們努力盡職，去美國幹走私行業的的確變得很艱難，的確變得無甚利益可圖。美國海關一句忠告，給一般去美國的旅客，就是：與其想偷稅不報關，讓珍貴的物貨被沒收掉，不如照章繳付關稅，那要比較穩當多了。

長命牌
金剛牙刷
不壞牙刷
出品廠
地址

青春的火焰

四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貴刊的一個長期讀者，更是貴刊底信箱的忠誠擁護者。我不會說那些恭維的話來恭維你。現在讓我坦白地把我的話寫出來，誠懇的請求您給我一個詳細的指示。

西風信箱

我是一個才足十八歲的男孩子，現在

就讀於本市某市立中學的高中一年級；因為自小愛好運動的緣故，所以我有着魁梧雄偉的身體，英俊而又漂亮的臉孔（因為我的臉孔太像銀幕上的泰倫鮑華，所以一般同學都把我的混名叫泰倫鮑華），溫和的性情。我的家庭環境是相當的好，每一個兄弟姊妹都受到中學以上程度的教育。尤其是在功課這方面，我雖然不敢說每次的考試我都名列第一，但是每次考試我的名字總是在前五名以前的。更有一點值得我自己驕傲的，就是我不會利用一般女同學請我指教她功課的機會，而要脅她們陪我看電影，進館子，或是逛街出遊。（因為在校中，一般功課稍好的男同學，每每藉這種機會作為追求女同學的手段。）我所有的只是一顆純潔的心，我從不會想到去佔別人的便宜和享受。

因為上面所說的緣故，所以我被許多的女同學崇拜與傾慕着。記得在某堂自習課，十多個女同學在開秘密小組會議，她們一致的把我選舉為 standard darling（標準情人）。她們用暗

示的方法，向我暗示出她們的願望，或是藉某種機會而增多接近我的時間。但是我並不會因此而損害我的長處，而抱着玩弄女性的手段去和她們談戀愛；我只知道惟有努力充實自己的學問與自己的德性，才足以安慰我底雙親對我的期望——做一個對國家與社會有所建樹的有為公民。

但是，「誰個少男不善鍾情，誰個少女不善懷春？」青春的火焰在我的心坎裏強烈地燃燒着，我是渴望着需要愛情的安慰。但每當我一想起戀愛的終點——結婚，我不禁又覺得愛情的可怕了。因為我的年紀是這樣的輕，還是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至少還有六年的時間才能大學畢業而獲得自立的能力。況且我將來職業是投身於海軍，軍人的生命是這樣的危險，而待遇又是這樣的低微（因為在我的家庭中，並沒有大宗的儲蓄，每月的支出都是靠父親幹公務員的收入而維持的），愛情是需要金錢來作培養劑的，雖然有人在唱「無情食飯餓，有情飲水飽」的高調，但我曾親眼見過很多親友，在婚前和他（她）底戀人山盟海誓，但在婚後因經濟的拮据，而弄出夫妻反目各分東西的悲劇。我是一個愛情絕對專一的實行者，我不會弄出多角戀愛或貪新忘舊的把戲來。問題的焦點就是在這裏了。假如在現在我找到一位極合我理想的對象——健康的體，不大難看的臉孔，溫柔慈愛的性情，豐富的學問與常識，高尚的德性，和我相投的興趣與性情。即使她肯用誠懇的理智與心情來培育我底愛情，但是十年並不是很短的時間（因為我主張在大學畢業後，再在社會上服務四年，等到自己在社會上有了相當的地位和良好的經濟基礎時才結婚的）。而且每個男子或女子，在他（她）們未到二十五歲之前，他（她）們的性情和興趣，還是不能完全決定的。即使現在我倆

是相戀得如火如荼，一切山盟海誓的話，我倆都說過了；但她不能費十年悠長的時間來等待我呢？因為女孩子的青春是有限的。（假使她現在是十八歲，十年之後，她豈不是二十八歲了嗎？）我不願意任何一個女孩子為着我的緣故而剝奪了生命賦與她的活力——青春。

編輯先生，這個問題使我增加了不少的煩惱，它日夕的侵蝕着我的心靈，使我努力向學問求上進的心受到了極大的阻力。

上面的話也許說得太長了，總括上面的話可以分為下列幾項問題，請您給我一個確實而詳盡的解答：

（一）以我這樣的年紀與環境，在十八歲談戀愛，會不會太早了一點？

（二）假如決心不在中學時代談戀愛，應當用怎樣的態度與方法才能夠拒絕那些女同學對我的暗示與單戀？

（三）在大學時代談戀愛會不會嫌太早一點？假如在大學時代也不談戀愛，直到在社會上服務時才談戀愛，會不會找到我理想的對象？（如上面所述的條件。）

（四）當自己的事業與經濟有了良好基礎時談戀愛，會不會太遲了？

（五）假使決定在自己沒有自立能力時不談戀愛，應當用怎樣的方法才能抑制我對於愛情的需要與安慰？

（六）你認為我上面所寫的選擇對象的條件，是不太苛刻或者不完善？

青雲先生：

談戀愛不一定要有嚴格的年齡的限制。但是我們覺得您還沒有到『談戀愛』的時候，因為這正是您多交異性朋友的時期。如

果能多交異性朋友的話，那麼要選擇理想的未來的配偶，就比較方便多了。

我們勸您暫時不談戀愛，而用若即若離不亢不卑的態度去多交異性朋友，正與交同性的朋友一樣。態度要自然，大方而坦白，對於男女同學大家一視同仁。如果有女同學作過份露骨的表示的話，您也可以客氣而坦白地表示您的態度，暫時祇能做普通的朋友。

不管甚麼時期，不論是中學，大學，或者進了社會，都可以談戀愛。重要的是在選擇戀愛的對象以前，必須對對方有相當深切的認識，覺得對方可能成為您的良好的配偶時，才可以開始談戀愛。換一句話說，談戀愛已經同時進入了擇偶的階段了。不是先談戀愛再在戀愛的對象中選擇配偶，而是在異性朋友中選擇了可能的好配偶以後，再試與對方談戀愛。這樣經過冷靜的眼光選擇的戀愛對象，才容易成為良好的配偶。

如果從現在起就開始多交異性朋友，那麼就不怕將來找不到比較合乎理想的對象了。

談戀愛要看機會，要有相當的伸縮性，不必呆板地等到事業與經濟都有良好的基礎以後再開始。

交幾位好的異性和同性朋友，找一些正當的娛樂和好癖，參加運動和集團生活，暫時就可以滿足您『對於愛情的需要與安慰』了。

您的擇偶條件是夠好的，如果能再加上成熟的情緒，幽默感，和相差不要的年齡，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和家庭環境，以及一致的人生觀，就可以成為更完美的條件了。

西風信箱編輯部

難覓意中人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有一個極其苦悶的難題，要請求先生高明指教的。最好能在貴刊公開答覆，俾同病者也能受益；知病者予以同情。

我年只不過十九，高中階段就快畢業了。父親務商，是一個舊思想的人物。胞兄弟五人，三已成家立業，我是最年幼的一個。少時母親鍾愛過甚，養成公子哥兒的習性。幸而母親尚知教養子女，小學我基礎尚佳，高小，初中很順利的按部就班而上。直至高中也未曾降過級，這我是值得驕傲的。處在這個優裕環境之下，社會仍受舊禮教束縛的今日，父母本來也要早訂我的終身大事，但固執的父母竟敵不過他們受過新時代洗禮的子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自然我們是極端反對的。明哥林哥是盲婚過來的，當他們大學畢業後，曾演出慘劇，明嫂不願離婚，經雙方家長打官司後罔效，因而自投西水，了此餘生。至林嫂呢？因平時厭惡家中人，經過曲折之爭執，毅然憤憤而他嫁，去時欲毒害丈夫，林哥幸而天賜華佗挽救，父母經此兩事混亂過後，前車可鑑，因此對於我的婚姻可自由了。

我離開母懷，獨個兒住學校，由小學而中學。在良師諄諄教導下學習，在書本外求經驗。對於人情世故雖未十分透澈，但由於歲月之我與，漸漸地踏上人生之途。社會內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有些明白了。做人，做事雖未久歷其境，但亦不會誤入歧途，隨邪棄正的。尤其對於戀愛更為深切了然。

戀愛是求偶必經之路，而愛人之選擇，務必慎重其事，以免來日多生枝節，在金錢，精神方面，使自己受莫大損失。夫婦和

而後家道興，精神始得安慰，這是無可諱言的，我以為世間最親密的莫如夫婦，和睦的、密切的父母兄弟，朋友，雖然也可能知心的，但始終還比不上夫婦的心心相印。夫婦結合後只許永遠相愛，志同道合，同甘共苦，萬不可因故分離。有人說，結婚就是戀愛的墳墓，未必盡然吧？我以為夫婦之愛還比戀愛時的愛更甜蜜，程度不堪以想像。譬如，夫婦同處甘苦，建設一個小家庭，有嬌妻，有情郎，有活潑的小孩子；白天工作去，晚上一家團聚，明月下，燈影前，談談笑笑，那不是很愉快的嗎？

先生，說了這麼長，似乎扯得過遠。我有如上的觀念，理想的人生觀，所以認為擇偶當慎重其事。人生到此時期，血氣方剛，看到別人雙雙形影不離，於心奇覺孤寂之時，對於異性的愛是免不了的。但我不知怎樣總覺得女人皆禍水，不然，就是所謂男人的玩弄品。因此我眼裏的女朋友，不得不鄙視之，嫉妒之。社會習俗尚舊，父母對於子女，希望能娶嫁富豪之家，而養成子女依賴性，尤其女子對象固然要合乎所理想之才貌情郎，但物質的享受是第一選擇標準，致使幾許女子後悔莫及，都是拜金主義所使然。不是拜金主義的女子相信微乎其微了。在優裕環境下出身的女子，婚後多連負擔家務都不能的。丈夫有錢的話，可以坐食金山，那還不是玩弄品，是什麼呢？家庭之所以不能和睦，甚至造成慘劇的，十之八九都是完全為女人。『女人皆禍水』，說之有理。

先生，我的苦悶就在這裏了。現在自己感覺到非有異性愛萬不休的；日想，夜也想，煩悶之甚，誰是意中人？這就難斷定了。人生結婚只不過一次，戀愛亦然。戀愛即是結婚的前奏。能夠『愛情專一』，才能免去一切苦痛。所以我的難題就在此，自

已想追求異性的愛，就如緣木求魚一般。女友中甚難覓一合乎所理想之意中人，多是有此失彼。為此問題我曾欲登報徵求，條件只不過四項：(一)身體健康，能作能為。(二)有「精神萬能，非金錢萬能」觀念。(三)有能與環境奮鬥之創造精神。(四)程度不限，而貌身材好者尤佳。結果還未照做。

先生，我處在這個情形下，這個如魚之求水，終身大事，怎樣處置呢？用理智去克服，再忍耐嗎？抑或罷去此想隨便從事呢？萬望先生給予富於經驗的解答，俾使我免得再多妄想，影響健康與學業，感激之至！

讀者家木東敬上

您祇不過十九歲，還在高中階段，爲了婚姻問題而着急，似乎還太早一點。祇是對於社交，戀愛，擇偶，和婚姻這些重要問題，能從早建立一種正確的觀點，却是很重要的。

您「覺得女人皆禍水也，不然就是男人的玩弄品」，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這表現您對於男女的問題尚無清楚的認識，同時也表現您的思想尚未成熟。

女人和男人在本質上是沒有甚麼不相同的，女人和男人一樣，有的好，有的不好，有的遊手好閒，有的對社會很有貢獻，有各種程度的不同。像「禍水」這一類的話，實在是太籠統也太不通了。

您說一個人一生戀愛和結婚都祇有一次，這是不錯的，但是這句話也說得太籠統了一點。因爲有不少人是戀愛和結婚不祇一次的。

登報徵求配偶，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好辦法。因爲中國人還沒有這種習慣，即便有來應徵的，恐怕多數是開玩笑性質的，條件

優良的正派女子，恐怕很少會來應徵的。所以我們勸您還是不這樣做。您還是乘這年紀還輕的時候，多交異性朋友，在從這些異性朋友中去選擇戀愛的對象和配偶爲宜。

您所提出的擇偶條件，是有缺點的。譬如第二點的所謂「精神萬能」，我們就不敢說這是一個正確的觀點。又如第四點「程度不限」，也是不合適的。配偶的程度固然不一定要有嚴格的限制，但是完全不管也不應該。合乎理想的配偶程度，最好是能相差不得的。此外如思想，人生觀，生活習慣，興趣，年齡，情緒的成熟，和幽默感這些方面，您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我們覺得您的擇偶條件還是應該好好地再加補充的。

西風信箱編輯部

遊手好閒不務正業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在舊禮教家庭中長成的青年，雖然我父母培植我初中畢業，可是我的婚姻仍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支配。

三年前的某月我在某小學裏教書，離家很遠，不常回家，父母竟爲了媒妁之言與鄰村某某訂下婚約。我假期回家，他們對我說明此事，真使我目瞪口呆。

那年我已廿四歲，可是對於婚姻事毫不關懷，父母曾經對我說起幾次，我總竭力反對，推說年小，學業無成，不需要提起。不意父母招婿心切，竟不得本人同意，印出紅帖許配與素不相識的男子爲妻，當時我決意反對，數次要解除婚約，但因爲父命很嚴，沒有辦法，只好從命結婚。

婚後即發覺他意見和我大不相同，而且是個不務正業，遊手好閒的人，不但自己沒有生產能力，更索取他父兄汗血換得的錢

賭博花用。去年借着他做生意名義，在父兄前花言巧語欺騙，把祖遺田產賣掉五六畝，家人都痛恨，然而他毫無廉恥，自得其樂。

他家是個農戶，原有三十畝田地，他父兄是農夫，勤勤儉儉，只知工作，不肯浪用一錢，他母親和嫂嫂也很會做，農忙時做農，打豆勸麥，種菜蔬，農暇時紡花、織布、賣布，一家全靠殷勤生產度日，但他自初中學校出來，不求進取，不學技術，也不幫父兄耕種，天天強取父母的錢，和朋友玩賭博，家裏人辛苦他全不顧。

婚後即要我跟婆婆阿媽做農家雜務，打豆勸麥紡花織布，我因自幼進校讀書，出校也沒有做慣辛苦工作；現代學校雖然有體育勞作的訓練，可是我身體衰弱，對於這種整天的忙碌生活，實在吃不消，尤其丈夫不顧家庭，翁、姑、伯、姆、噴有怨言，精神又受刺激，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時光是在病中，因為病不能工作，更被他們責備，因此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痛苦而無人可告。

後來我總於下了決心在母親家裏住二個月，病體痊愈即託朋友介紹，不久就有了機會，仍做教員，那時我真開心，如在法場上得了救。可是我進校未久他就來向我索錢，以後常常來，有時無錢可給，他就擾我工作，迫我回家。

先生，我們如此下去總不成事的，尤其在這種生活程度高昂的時期，人家男女努力生產尚難度活，何況他如此好閒，不務正業，如何過下去呢？我不是當初沒有勸他，三番四次勸他自愛自重，也替他介紹幾處職業，可恨他都無心工作，反怨我管理太嚴，時起口角，現在簡直不准我開口，開口即要淘氣，所以我也不敢開口。我數次想自殺，可是爲了對不起堂上年老父母，竟不敢實現。

現在我很想與他離婚，未識以下三個條件可以提出否？（一）意見不合。（二）不務正業，敗家蕩產。（三）無扶養能力。如不可能，請問用什麼方法處理，使得早日脫離關係，懇求先生詳細指導，我在這裏等候着。忠實的讀者王秋月謹上（杭州）

秋月女士：

您當初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婚，不先調查對方的為人，也不提出反對，這已經鑄成了一個終身大錯了。

現在既已結婚，要跟他脫離關係，除非先得到他本人的同意，是不容易辦到的。到現在的地步，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西風信箱編輯部

由熱戀而姘居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自貴刊問世後，我便是一個忠實的讀者，對於您們爲一般徬徨歧途苦無以告的問難者，醇厚開導，不厭繁瑣，且高見卓絕，覺得非常佩服。現在我亦有一難言之隱，特剖陳奉詢，望指示一兩全的善後之路，是盼是感！我今年廿六歲，在四年前有友人的姘婦由認識而熱戀而姘居，已生有一子，現年三歲，此事爲家長發覺後，大爲不滿，認爲玷辱家門，有失長子模範（因我居長），且她是一有夫之婦，又未經結婚手續，親朋全未週知。又由於他們的封建思想，認爲門風不相對，斷難爲家主婦。因此令我非離開此婦，另找門當戶對之大家閨秀不可。我在此重壓與刺激之下，已自慚過去之錯誤，鑄成今日之大錯，擬即與該婦決絕，聽從父母之命，但爲了一親生兒子，且兒女之私，人所難免，覺得良心上過不去，但倘決與家庭反抗，抱愛情至上主義，可是該婦

仍有丈夫（即姘夫）在內地，且有彼親生一女兒，現跟隨她母親與我同居，倘聞我與她正式結婚，有向我敲竹槓之可能，又有礙親朋耳目，對我之前程事業，不無影響。在此再三考慮之下，實不致迎她歸家為正式夫婦。在上述各情之下，我想另娶一女子為正式的妻子，此婦則仍以姘婦相視，按月供給生活費用（此事亦曾與她商討同意者）。但倘聞有人教唆她，謂姘居三年以上且有兒子，在法律上即算是正式夫婦，如果我再娶，即可控告我。今提出問題如下：

（一）姘居三年以上，未行正式婚禮，在法律上是否認為是正式夫婦？

（二）倘迎她歸家為正式夫婦，她丈夫會不會和我為難并敲竹槓等情形？

（三）倘我與另一女子結婚，她在法律上可有控我之罪否？

我上述之事，刻下對於親朋還是隱瞞的。因名譽攸關我不願此事鬧出亂子，亦不願以法律解決。最好是請先生指示我一條和平兩全之路，俾得遵循為感！

黃震先生：
黃震上（香港）

（一）姘居三年以上，未經正式結婚，法律上並不認為是正式夫婦。

（二）在未正式結婚之前，最好由女方先取得以前同居者的同意和諒解，並聲明解居以前的同居關係，較為妥當，以免發生糾紛和麻煩。

（三）倘若你與另一女子結婚，女方是無法控告你的，因為在法律上你根本還沒有結婚。但是如果這樣做，你對於自己的行為，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你和對方既已同居三年，又生有兒子，如果沒有其他重大的障礙，還是正式與對方補行婚禮，對於人情法理，比較說得過去。

西風信箱編輯部



編者的話

由本期起，本刊再度改用短期固定訂閱辦法，每戶暫以三期為限。這是為了適應目前物價日漲夜大的環境。

本刊由上期起，已經改用基本定價辦法，本期基本定價一元，價目照本社所定倍數計算。倍數隨物價的漲度而調整。今後不論訂戶訂閱或同業批購，均照款到時敝社所定的倍數計算。這樣對早寄書款的讀者和同業比較公平，而敝社也比較不受損失了。

本期中所刊的通訊，王虛中先生的『環球一周』和黃嘉德先生的『羅斯福故居巡禮』都有相當的精采。『長壽秘訣的研究』是一篇得過科學獎金的文章，內容果然十分豐富。『甘地的繼承人尼赫魯』一文，把這位印度的新領袖作了一個介紹和評價。『羅米爾的下場』暴露了納粹武夫的窮途末路和慘絕希羅毒手的情形，這是外國所不知道的。『我化身為蒙哥馬利』是二次大戰中的一個有趣然而極關重要的秘聞。『奴隸販賣』揭發了一種不誦人道的『生意經』。這一類的人世慘事，恐怕不僅紅海流域才有的。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上海創刊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重慶復刊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遷滬出版

西風

第一一六期

三十八年三月號

主編

發行人

發行所

渝港辦事處

特約經售處

上海代售處

黃嘉德

黃嘉音

黃嘉音

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三三九五七八

重慶臨江路大井巷二十號

香港高陞街四十八號

泉州新南書社

青島祥記

爪哇一蘭學社

五洲書報社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聯合書報社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THE WEST WIND MONTHLY

Editors: Huang Chia-Teh, Huang Chia-Yin

Publisher: Huang Chia-Yin

